

鏡花緣故事之三

黑木女巧難秀才



连盟论坛敬告

您现在看到的这本电子连环画是由连盟论坛的会员制作的，连盟论坛是连环画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交流连环画相关知识的公益性论坛。在您观赏这本电子连环画之前，请您仔细阅读以下规则——您首先必须同意所有这些规则，才能继续观赏这本电子连环画。若您无法认同这其中任何一项规则，则请您不要打开这本电子连环画并且立即删除之。谢谢。

规则一、这本电子连环画在发布前已经反复做过检测，尽量排除了计算机病毒、木马、恶意软件、或任何其它有损计算机安全的成分，但是连盟论坛对本本电子连环画的安全性不做保证，对于打开或执行此计算机文件的后果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规则二、这本电子连环画只限于个人的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目的。请您在观赏之后自觉、及时（下载之后24小时以内）地删除这本电子连环画，否则后果自负。

规则三、对于这本电子连环画的整体或任何部分，请勿修改，请勿擅自传播，请勿用于除前述目的（规则二）之外的任何其它用途，请勿以此谋取经济利益！否则，所有一切后果都由违反这项规则的人自己承担。连盟论坛保留对违规行为追究责任的权利。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请访问连盟论坛进行反馈，帮助我们做得更好。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连盟

WWW.SHUQU.NET

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

连盟
梦工场

黑才女巧难秀才

(镜花缘故事之三)

原著
改编
绘画
策划
扫描
制作

李汝珍
黄群雄
卢汶
刘斌昆
东篱
雪中
寻梦

福建人民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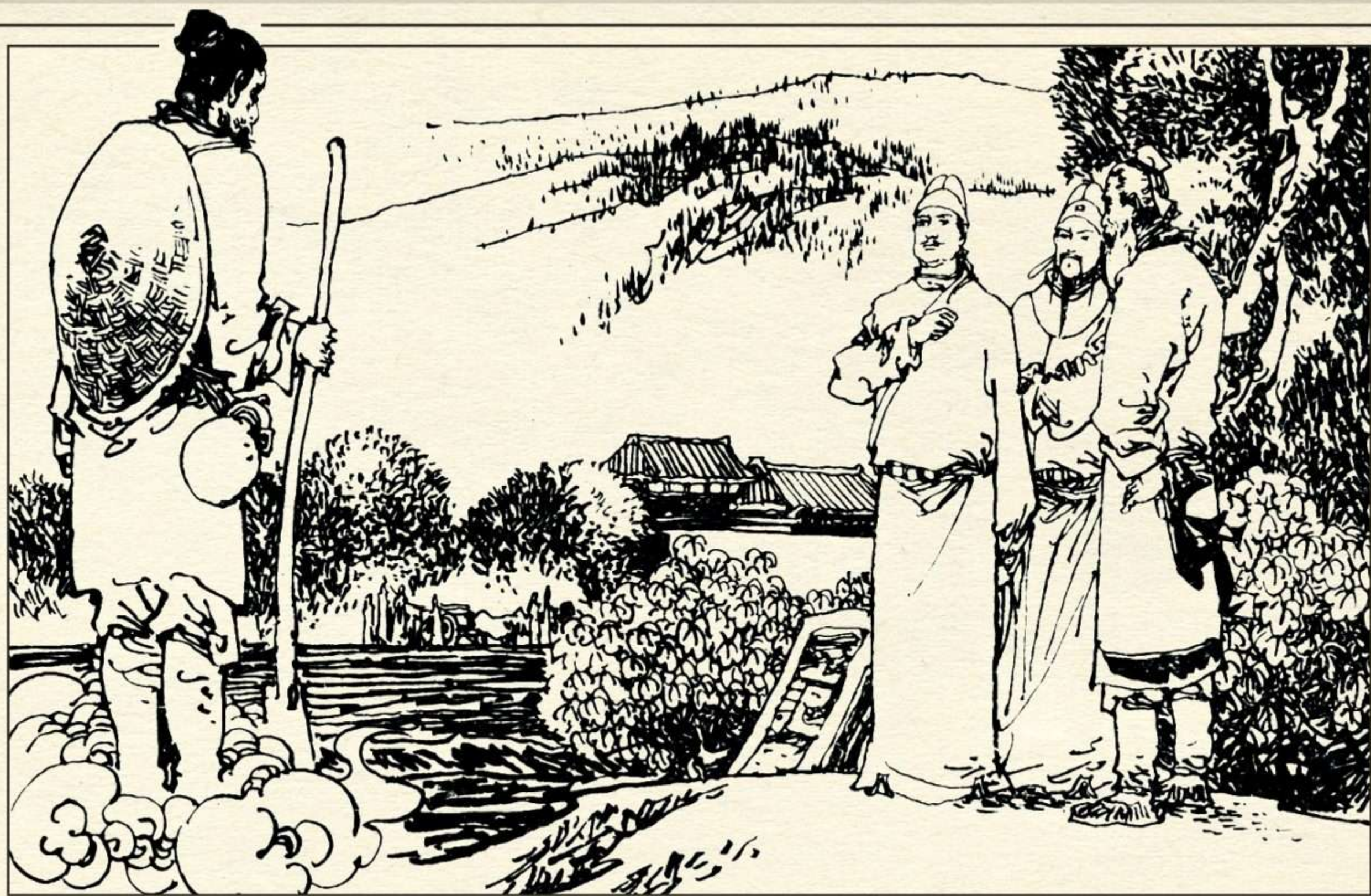
唐敖等人游过君子国、两面国后，继而游历了大人、劳民、聂耳、无肠、犬封、元股、毛民、毗骞、无臀、深目、黑齿等十多个国家。他们所见，有的国人形体奇异，有的国人生活方式奇特，并且都有特有的古迹文物和人情风俗。可谓幻想翩翩，煞是有趣。

故事还叙述了尹、骆、廉三家他乡团聚、联姻，以及多九公在黑齿国傲慢谈文，黑才女巧难老秀才等有趣情节。





话说唐敖等人这日到了大人国。他和多九公、林之洋一齐登上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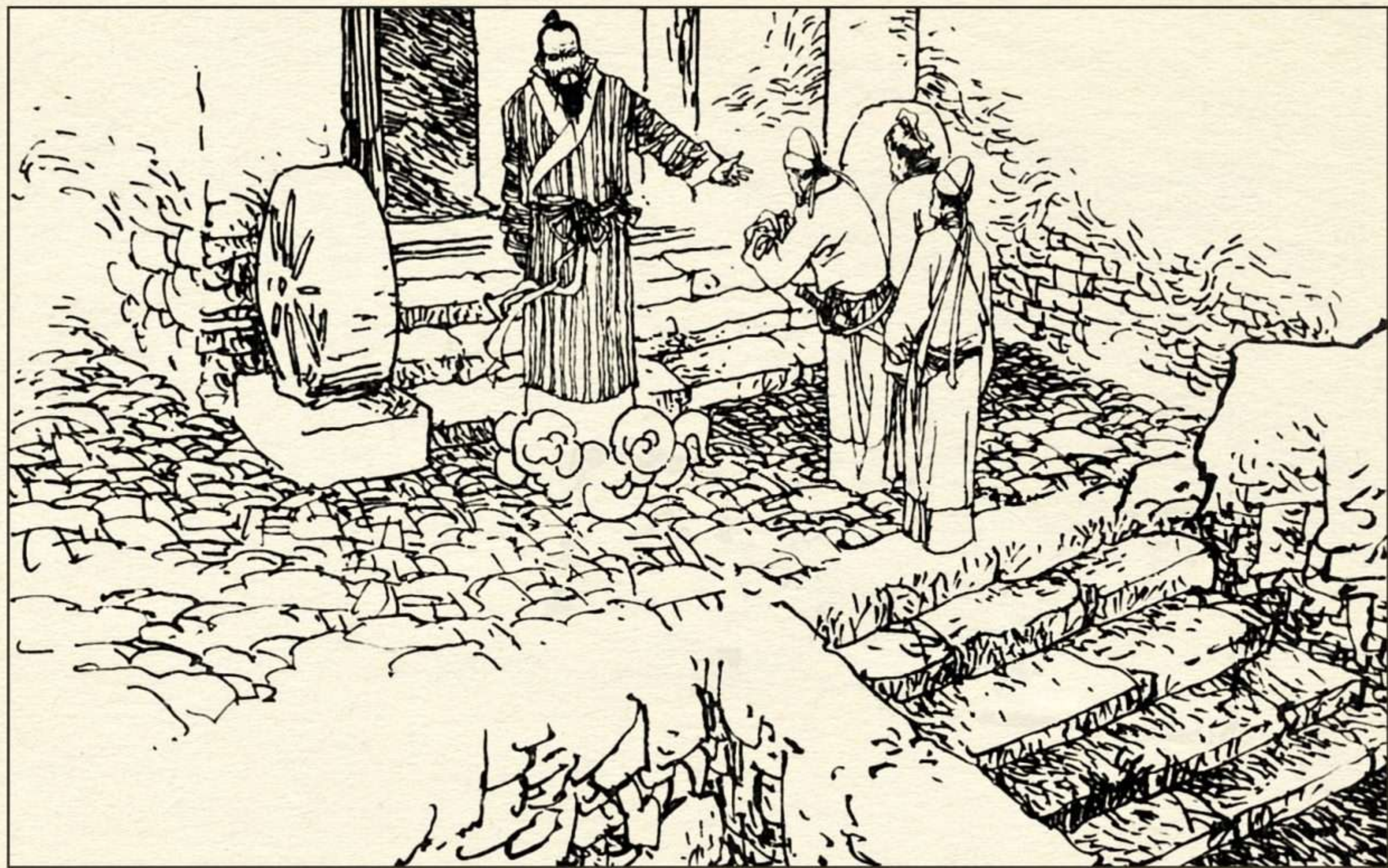
走了多时，田野中已有人烟，其人较别处略长三、二尺；行动时，脚下有云托足，随其转动，离地约有半尺；一经立定，云即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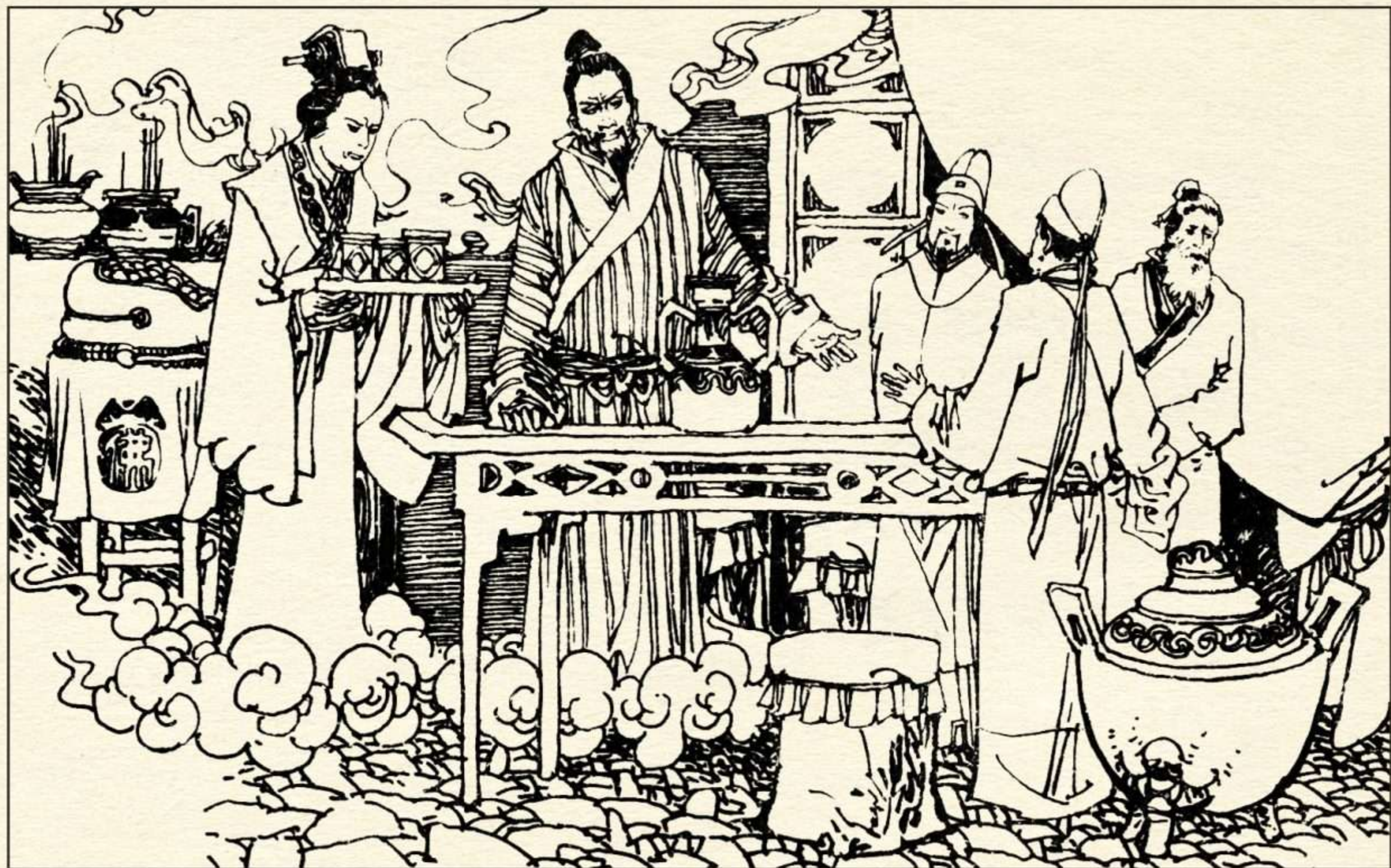
再向前走，迎面是座危嶺，高插入云。上了山坡，曲曲折折，俱是岔路，走来走去，只在山内盘旋，无法穿过岭去。



山中有个茅庵。三人来至庵前，恰好走来一个老叟，手提一把酒壶，一个猪头，推开庵门正要进去。唐敖拱手问讯：“请教老丈，此庵何名？里面可有僧人？”



老叟道声：“得罪！”径直走进庵内去了。他们三人正在纳闷，那老叟放好猪头、酒壶，就走出拱手道：“此庵供着观音大士，小子便是僧人。”遂把三人请进庵内。



林之洋詫异道：“老兄既是和尚，为何不削发？又打酒又买肉，自然是养着尼姑了？”老者笑而不答，又叫出妻子献茶。原来和尚还有妻室，自然也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哩！



三人品着香茶，唐敖发问道：“贵邦之人护足之云可是自幼生的？”老叟道：“此云由足而生，非人力所能勉强。其色以五彩为贵，黄色次之，黑色最卑。”



唐敖他们急于赶路，也不多谈，就告辞出来。按老叟指引，弯弯曲曲穿过岭去。



到了市中，见个乞丐，脚登彩云。唐敖道：“云的颜色既以五彩为贵，为何这个乞丐却登彩云？”林之洋也说：“岭上那个秃驴，又吃荤，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个酒肉和尚，脚下也是彩云？”



多九公解释道：“云的颜色在于行为善恶，不在富贵贫贱。云由足生、色随心变，丝毫不能勉强。国人都以黑云为耻，见恶不为；遇见善事，莫不踊跃争先，毫无小人之气，因而邻邦都以‘大人国’呼之。”



他们正谈论着，忽见街上群众都向两旁一闪，让出一条大路。唐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一手拉着多九公，一手拉着林之洋，也闪到路旁去。



回身一看，有位官员走过：头戴乌纱，身穿圆领，上罩红伞，前呼后拥，却也威严；就只脚下围着红绦，云的颜色看不明白。



唐敖道：“此地官员凭云护足，行走方便，不用车马。但用绫遮盖，却是何故？”多九公道：“此人必是暗中做了亏心事，脚下生出恶云，故用绫遮盖，那知却是‘掩耳盗铃’。”



大家又到各处走走，唯恐天晚，随即回船。走了几时，到了劳民国。上岸只见来往行人面如墨黑，身子都是摇摆而行。



再看那些并不行路的，无论坐、立，身子也是摇摇摆摆，片刻不停。唐敖道：“这个‘劳’字果然用得恰当。他们如此举止不宁，未知寿相如何？”



正说着，忽见路边一家门口，有个老汉掩面啼哭，唐敖好生奇怪，上前询问，原来是被他父亲打了几巴掌，故此伤心啼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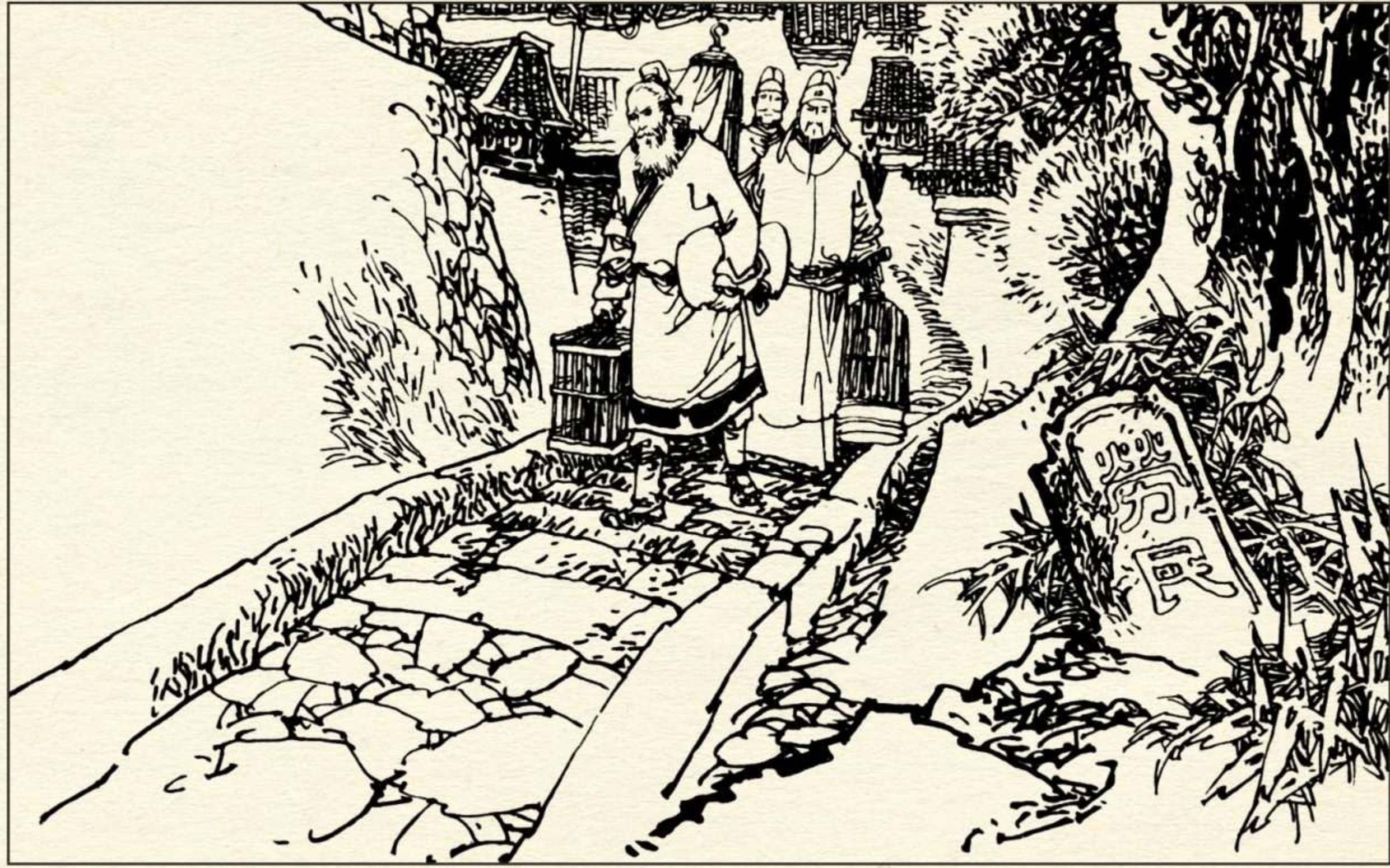
唐敖更生好奇，携着多、林二人进屋拜访，只见迎面走出一个银须鹤发的老叟，少说也有百岁。问及此事，原来那老汉是他儿子，因惹得祖父生气，被打了几下。



走进后堂，只见一个龙钟老人，坐在太师椅上，银须飘飘，足有百二三十岁。原来此地居民不断劳动筋骨，故而“劳民永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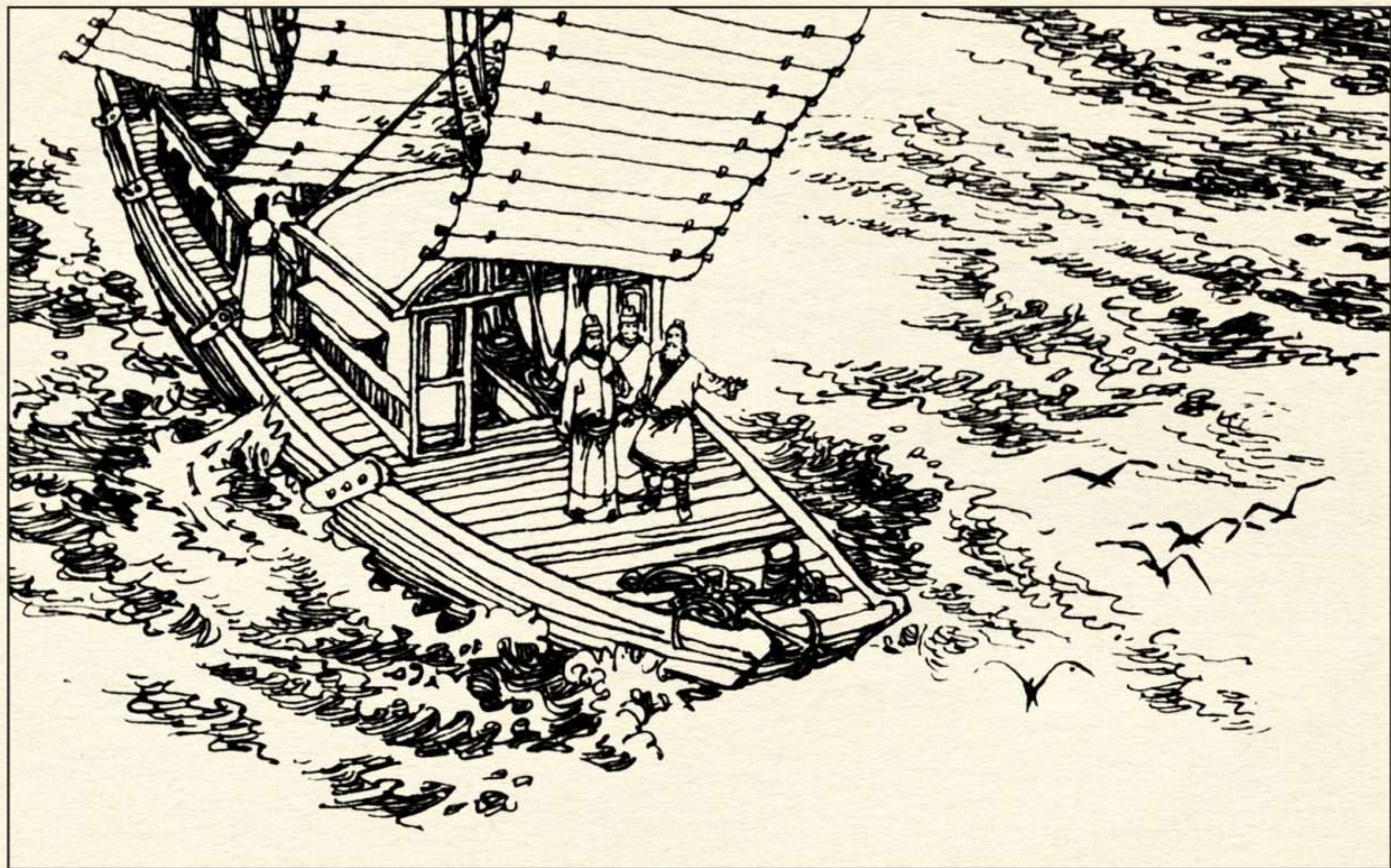
他们正谈论着，忽见街上群众都向两旁一闪，让出一条大路。唐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一手拉着多九公，一手拉着林之洋，也闪到路旁去。



又逛了一阵，多九公向有目眩症，今见这些摇摇摆摆的样子，只觉得头晕眼花，只好失陪，要先走一步。唐敖也无心再玩，三人就一齐回船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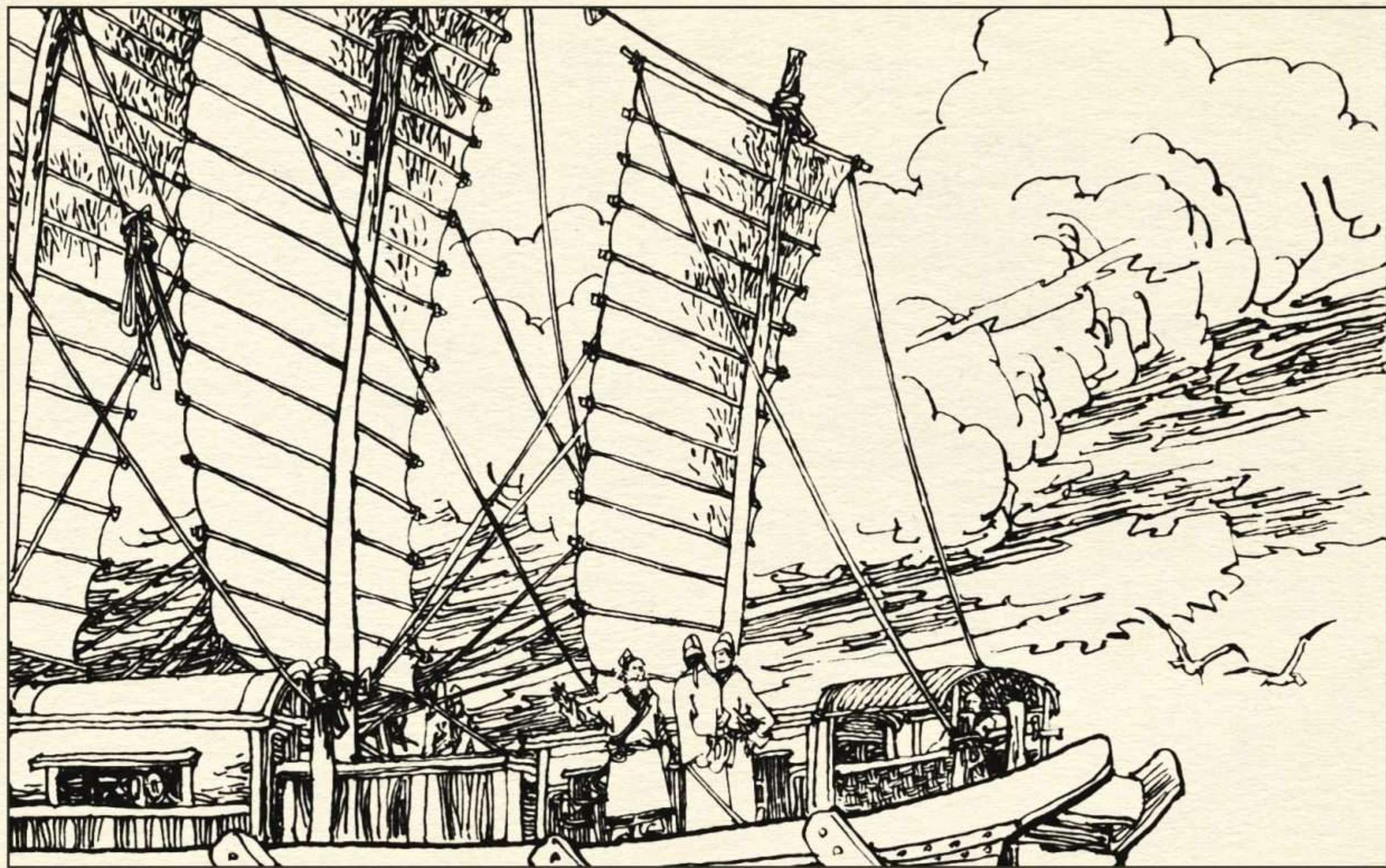
船行几日，到了聂耳国。从船上看去，就见其人形貌与人无异，惟耳垂至腰，行走时两手捧耳而行。唐敖道：“相书言，‘两耳垂肩，必主大寿’，这聂耳国一定是长寿国了。”



多九公摇头道：“老夫当日也曾打听，谁知此国自古以来，从无寿享古稀之人。这大概是‘过犹不及’，大约两耳过长，反而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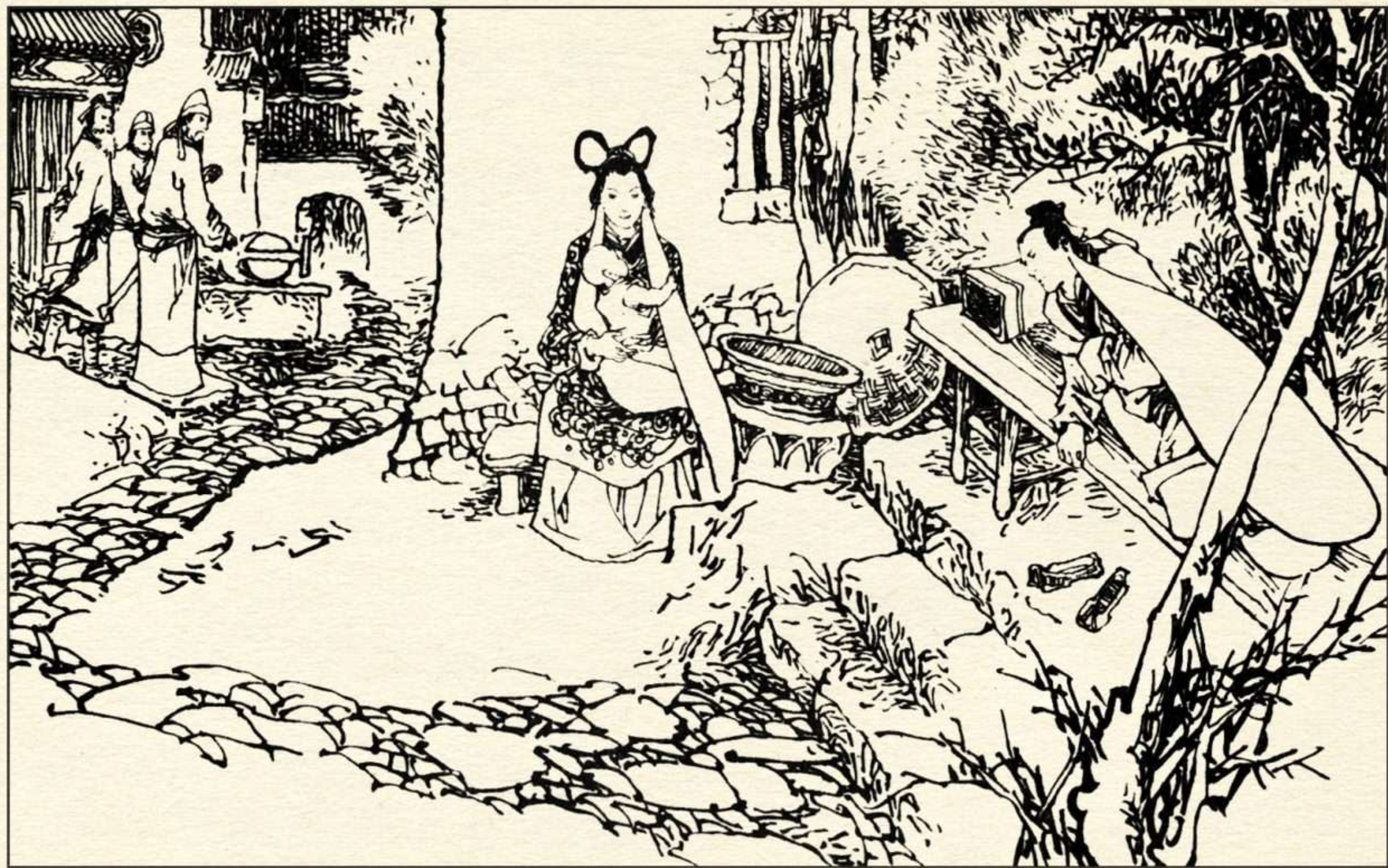
唐敖点头道：“说得在理。相书说，‘人中长至一寸，必主百岁之寿’。这样说来，当日彭祖寿享八百，到了晚年，脸上就只长人中，岂不把鼻子、眼睛挤得没地方了。”林、多二人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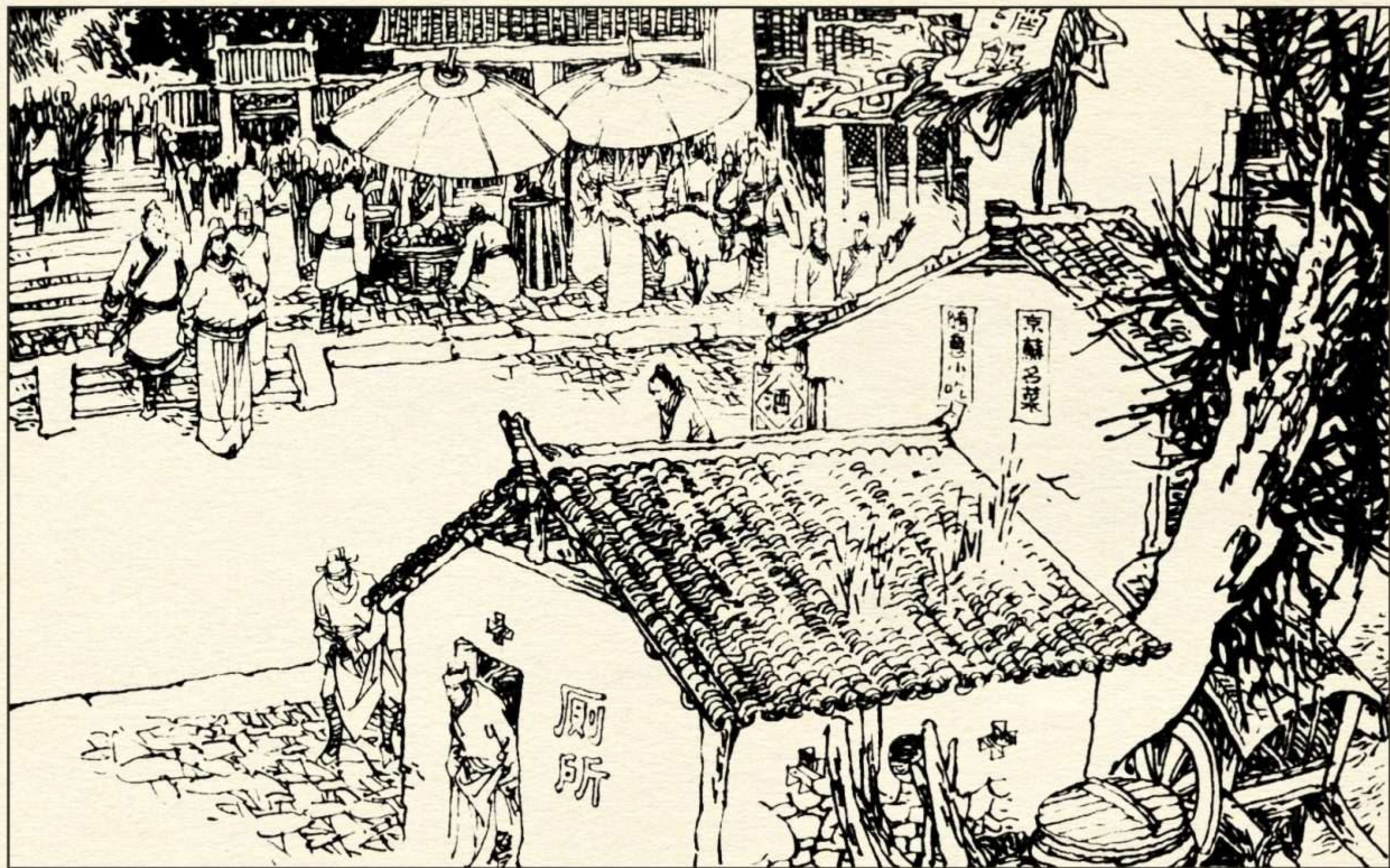
多九公道：“其实聂耳国之耳还不算最长，另有一个附庸小国，国人的耳朵那才长哩！过两天到了该国，大家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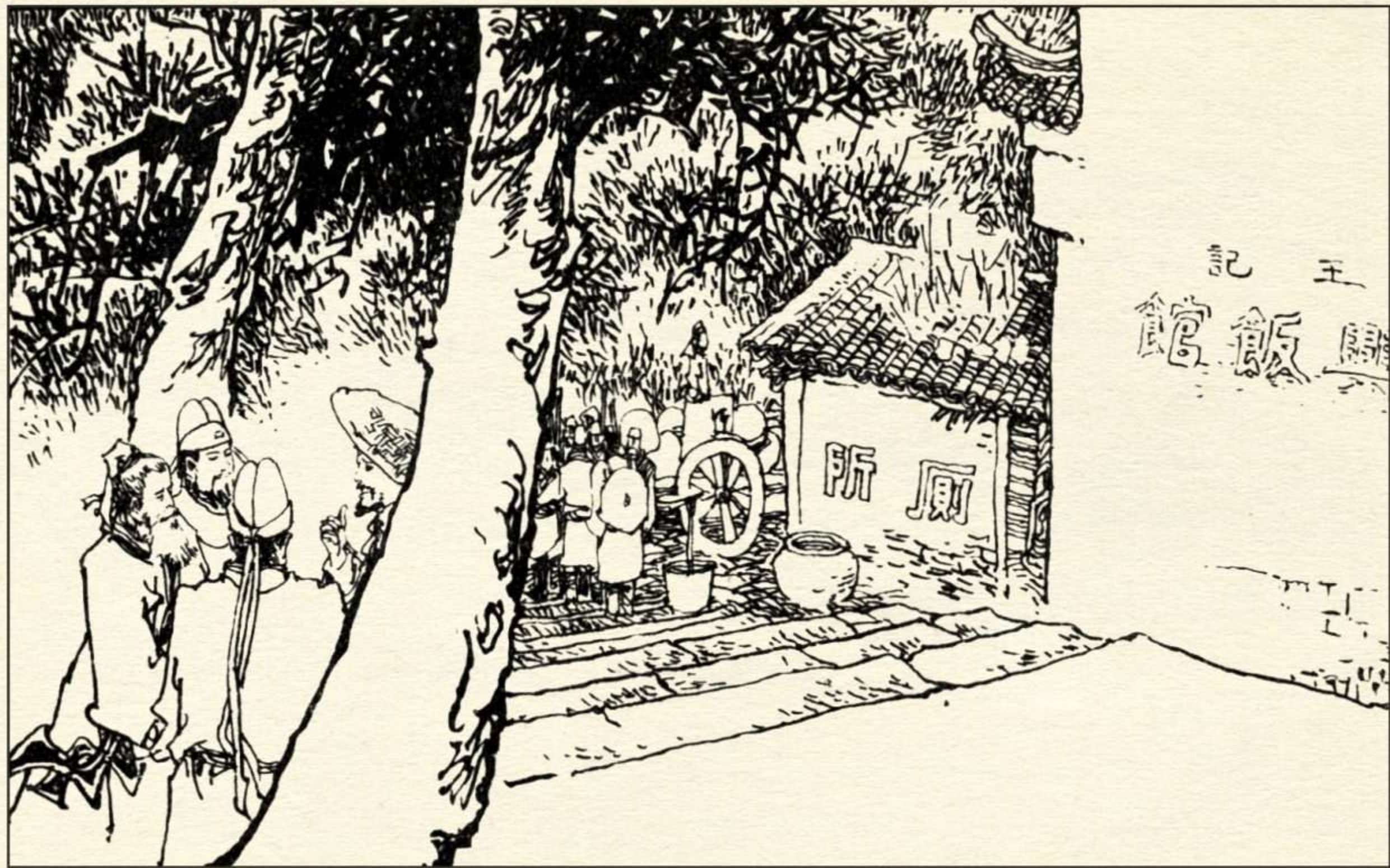
这一日到了这个附庸小国，国人形貌与聂耳国极似，惟两耳下垂至足，就象两片蛤蜊壳，恰恰将人夹在其中。



再看街旁一户人家，男人平躺午睡，一耳作褥，一耳作被。旁边有个两耳极大的妇人，怀中儿子就睡在里面。



这日上了无肠国，街面境况与众不同，一家一家的饭店必与茅厕紧邻。街上行人躲躲闪闪地出了饭店即进茅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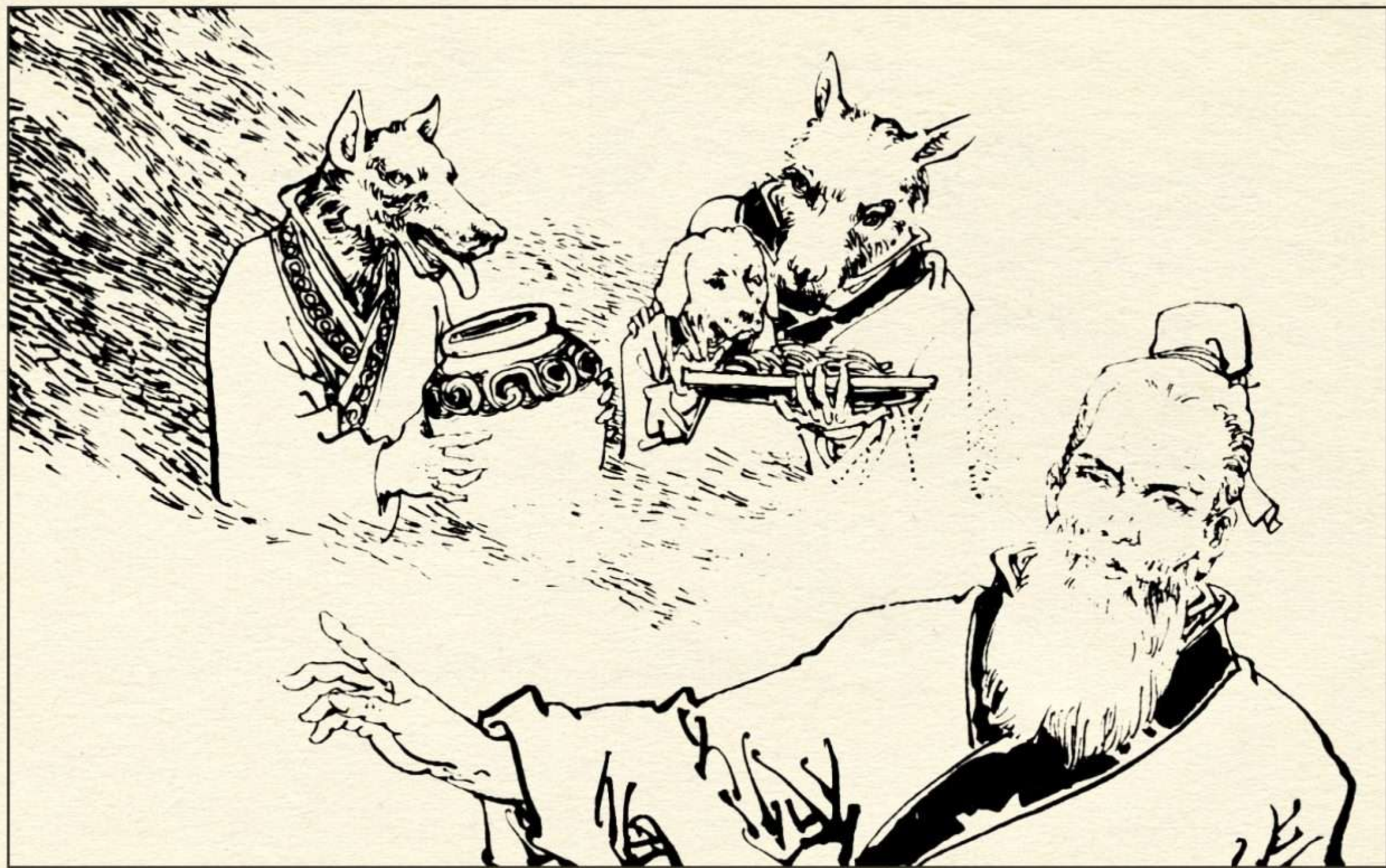
唐敖见状甚觉奇异，费了许多工夫打听，方知其详。原来这是因为国人腹中无肠，吃了食物一直通过。所以未吃食物，得先找大解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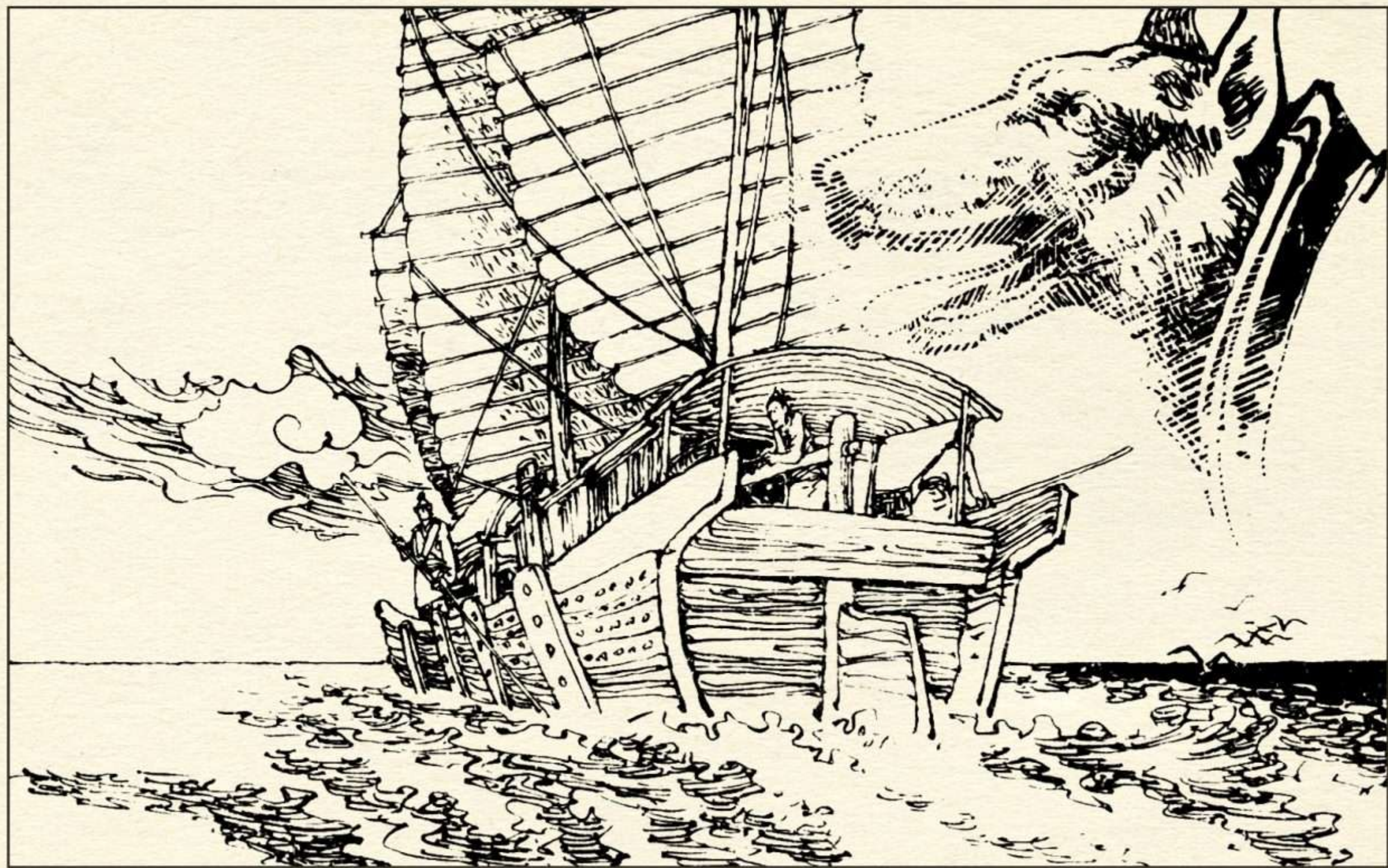
此地人因为食物在腹内并不停留，所以一些财主就将粪便好好收存，以备仆婢下顿之用。
唐敖道：“这等秽物仍令仆婢吃。未免太过”。



从无肠国出来又扬帆前进，一日到了犬封国境内。看那岸上行人，尽是人身狗头。



别看他们狗头狗脑，于“吃喝”二字却甚讲究。他们除吃喝之外，一无所能，因此被人叫做“酒囊”、“饭袋”。



船工们正要把船靠上岸去，谁知他们都是有眼无珠，不识好人，一齐对着海船狂吠乱咬起来，慌得船工们急急转舵，离开了犬封国。



犬封之旁就是鬼国了。路过此国时正是黑夜，只见岸上人来人往都在劳作。原来国人以夜作昼，阴阳颠倒，行为似鬼，故有“鬼国”之称。



这日到了元股国。那些国人头戴斗笠，身披坎肩，下穿一条鱼皮裤，并无鞋袜。上身皮色与人一样，惟脚以下黑如锅底，都在海边捕鱼。



海船泊了岸，水手们提着鱼篓、竹篮，三三两两上岸买鱼。只见有一鱼人，网起一只怪鱼，一个鱼头、十个鱼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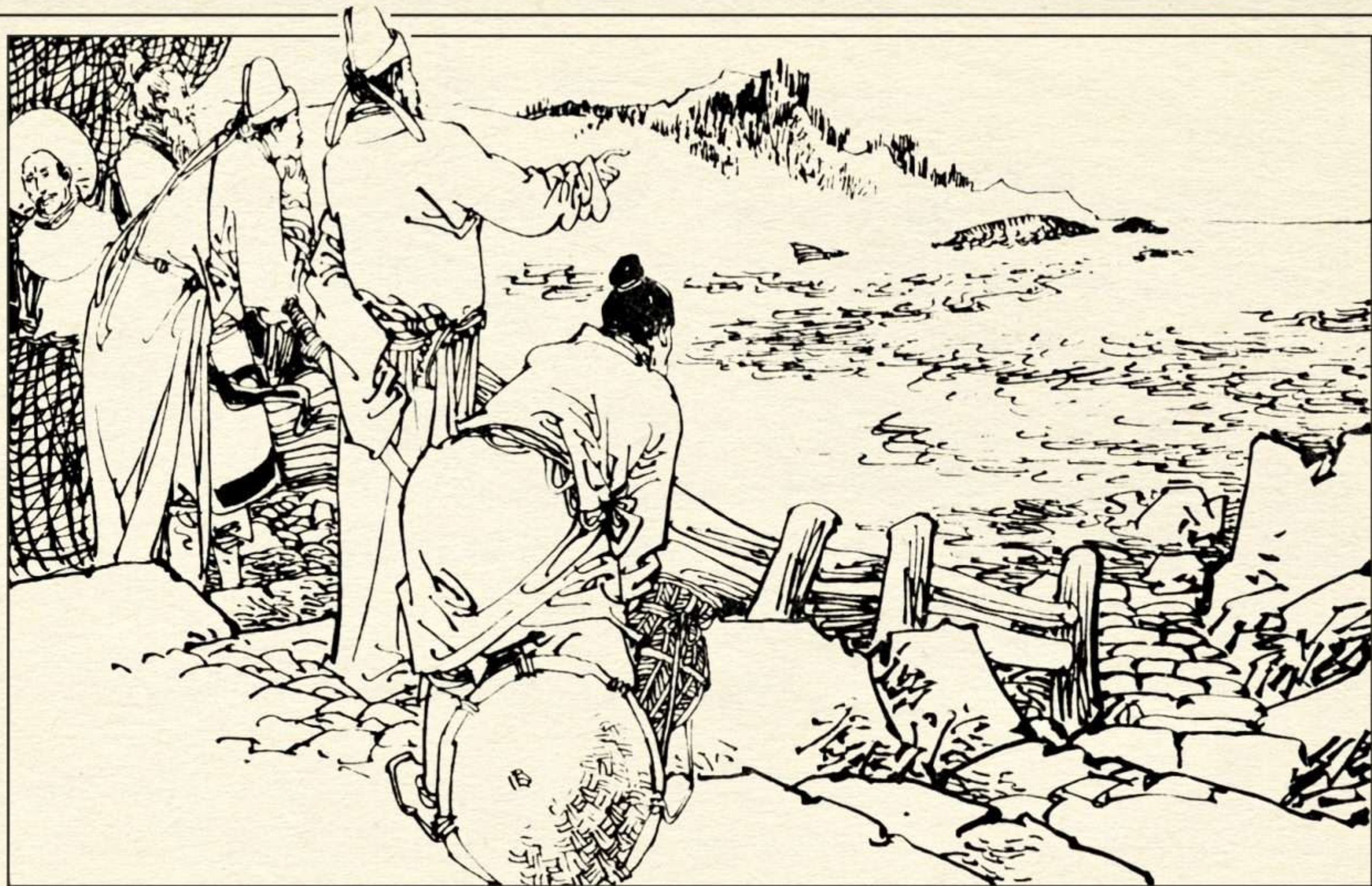
林之洋走上去，弯下腰闻了一闻，不觉眉头一皱，口中呕吐出许多清水来。



林之洋一气之下，一脚踢去，那鱼忽然鸣了几声，如犬吠一般。



另一边又网起几条大鱼，才撈上岸，转眼间一齐腾空而去。林之洋叹息道：“向闻飞鱼善能疗痔，若能买几条就好了。”多九公笑道：“昔日黄帝时，仙人宁封吃了飞鱼，死了两百年后又复生。岂但疗痔，还能成仙哩！”



忽见海面远远冒出一个鱼背，金光闪闪，上面许多鳞甲，就象一座山峰。唐敖道：“海上竟有如此大鱼！无怪古人说，一鱼行海，一日逢鱼头，十日才逢鱼尾。”



他们正看着大鱼出神，有个白发渔翁走来拱手道：“唐兄请了，可认得老夫么？”唐敖看那人也是本地打扮，却难认出。



再把那老者面貌仔细一看，只吓得惊疑不止。原来却是原任御史、业师尹元。唐敖忍不住一阵心酸，连忙打躬道：“老师何日到此，为何如此打扮，莫非门生作梦么？”



尹元叹道：“说来话长，请贤契到寒舍一叙。”尹元也同林、多二人见礼问了名姓，一齐来到尹元住处。



四人进了草屋，因无桌椅，便席地而坐。尹元说起当年谗臣在武后面前提起英公敬业之事，都说是他主谋，因此被迫逃至外洋，冒充土人，打鱼糊口。



尹元又叫出儿子尹玉(十二岁)，女儿红萸(十三岁)，大家连忙起立。尹元引着姐弟都见了礼。



姐弟二人见过礼后退出，大家仍旧归坐。唐敖说起他在君子国搭救廉锦枫，水仙村锦枫母良氏欲聘塾师等事，劝尹元到水仙村廉家处馆，再招几个蒙童，大约足可糊口。



尹元大悦：“贤契如有信去，此事必有八九。”唐敖又把东口山遇见红蕖打虎，认为义女之事说了一遍，意欲聘为儿妇。东口山与水仙村相去不远，尹元满口答应，愿意代为作成。



唐敖即同多、林二人告辞回船，把信写好，带了两封银子，又取几件衣服上来，送交尹元。师生洒泪而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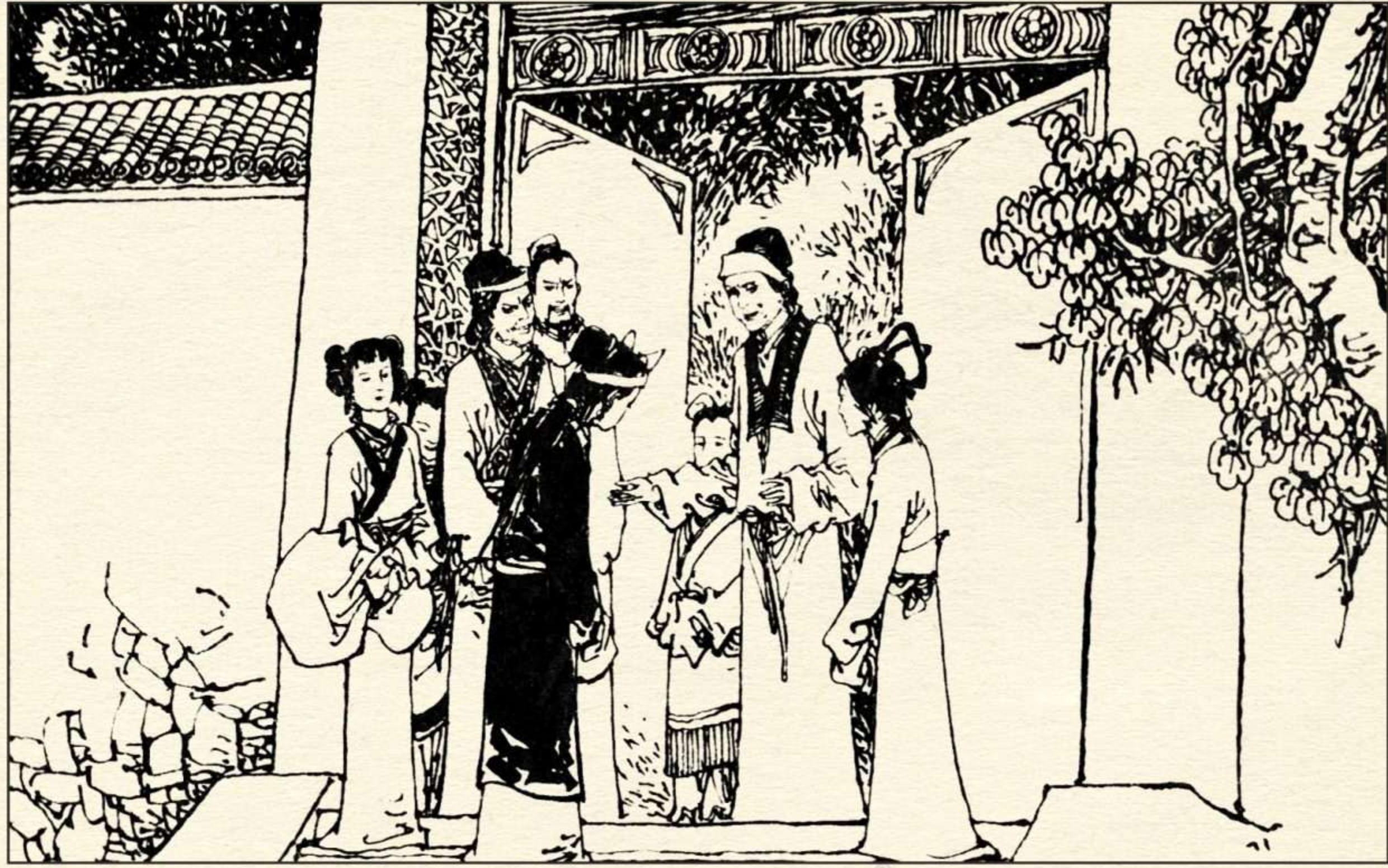
尹元置了鞋袜，洗去腿上黑漆，换了衣服，装扮一新，带着儿女，高高兴兴地从水路投水仙村去了。



到了水仙村，投了书信。良氏见了尹家姐弟、十分喜欢；尹元见了廉亮，也很喜爱。从此就在廉家课读儿子和廉亮，又招了几个蒙童，兼有女儿红萸作些针线，一家颇可度日。



过了几日，尹元到了东口山，见了骆龙，把红蕖与小峰的婚事说定。因念骆宾王两代同僚之谊，见骆龙年老多病，时常前去探望。



駱龍過世後，紅蕖又殺了二虎，大仇已報，就听凭良氏主張，同乳母、丫頭一同搬到水仙村居住。尹、廉兩家兒女也互相納聘，結為良姻，俟回故鄉再議婚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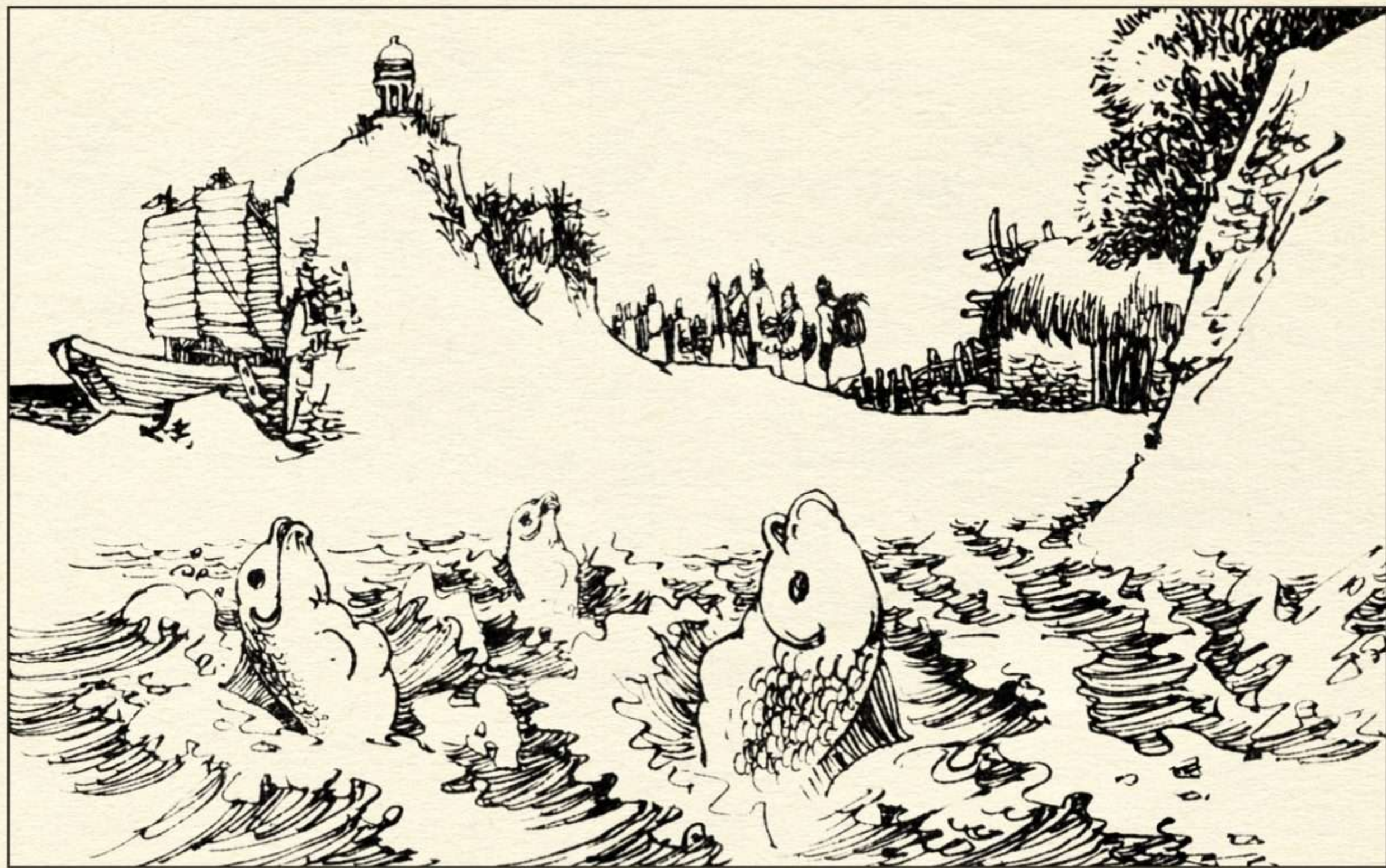
再说唐敖那日别了尹元来到海边，离船不远，忽听许多婴儿啼哭。顺着声音望去，有个渔人网起许多怪鱼。恰好多、林二人也在那里观看，唐敖就走上前去。



到了跟前，见那鱼儿鸣如儿啼，腹下四只长足，上身宛如妇人，下身仍是鱼形。多九公道：“这就是海外‘人鱼’，唐兄大约初次看见，何不买两个带回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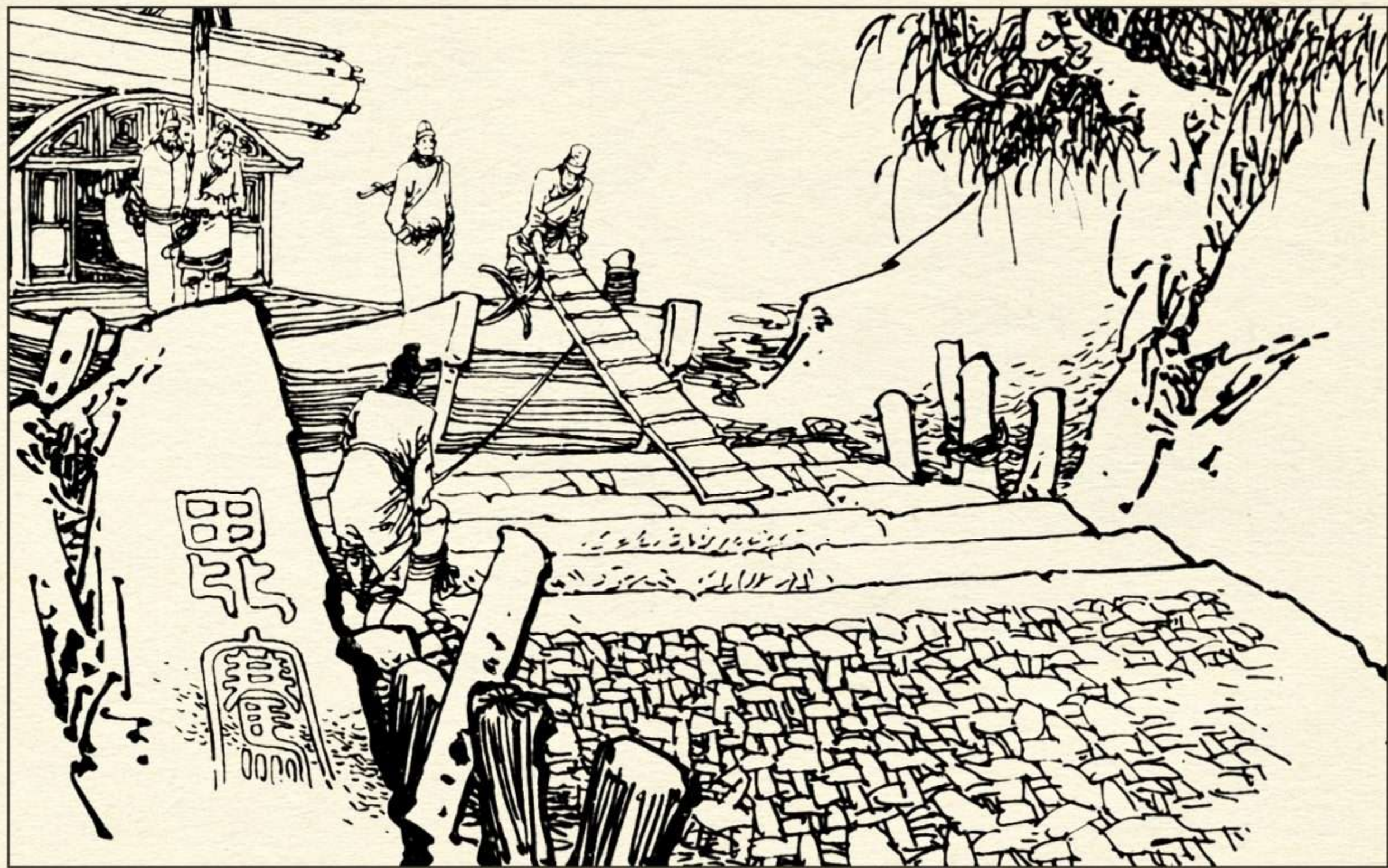
唐敖听那鱼儿鸣声非常凄惨，觉得可怜，何忍带到船上去，就向渔人尽数买了，放入海中。



这些人鱼窜入水中，又都浮起，朝着岸上，将头点了几点，倒象叩谢一样，然后悠然游去。唐敖付了鱼钱，同多、林二人也回船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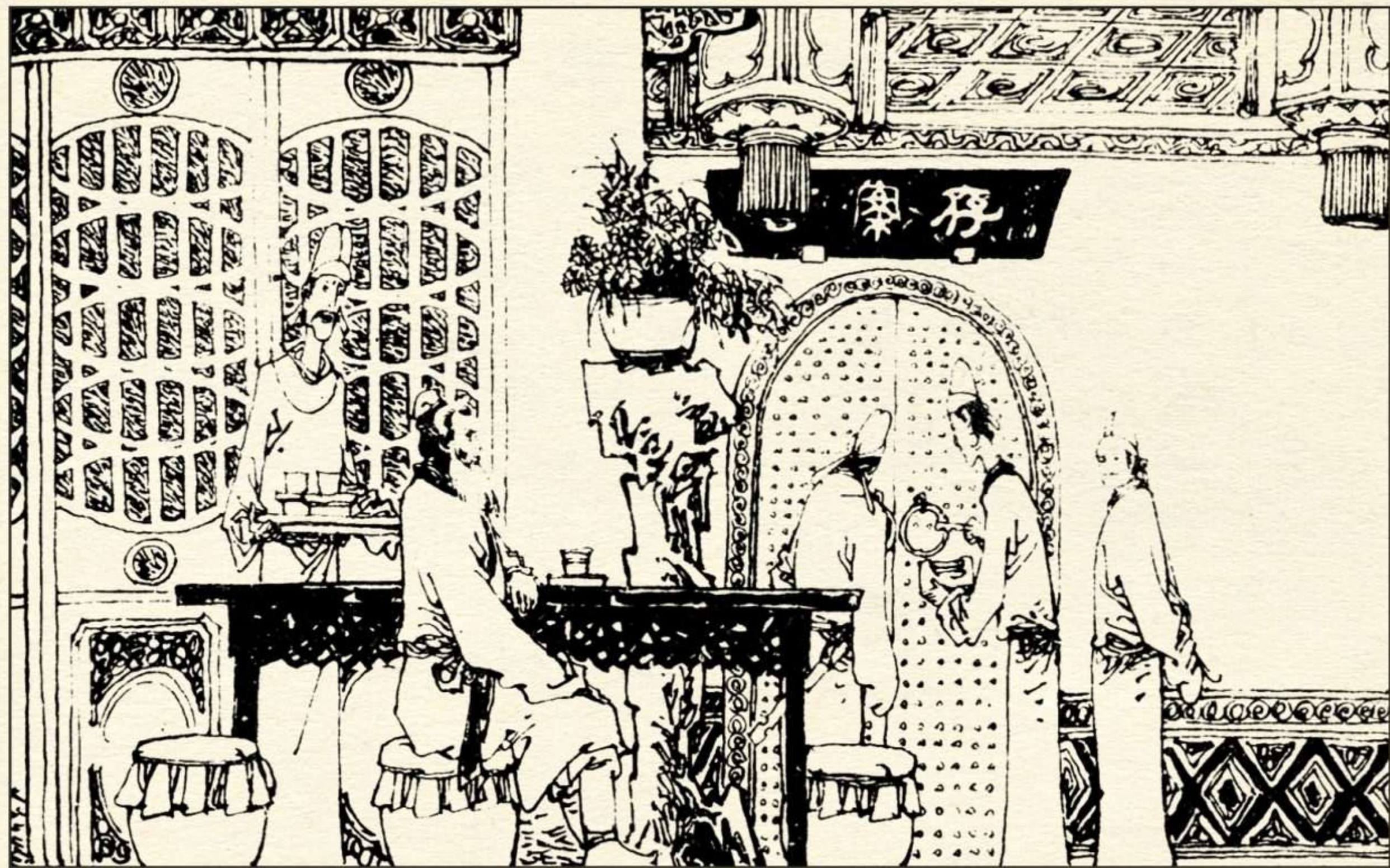
行了兩日，經過毛民國時，只見岸上行人一身長毛，如同禽獸。大家因在犬封國時受了虛驚，見這國人长相可憎，唯恐惹出事來，也就不上岸游玩了。



又走了几日，到了一个大邦。多九公说：“前面就是毗骞国了。”唐敖喜道：“向闻毗骞国中有盘古所存旧书，我们何不上去瞻仰？”于是把船靠岸。



三人登岸入城。国人面长三尺，颈长三尺，身长三尺。林之洋打趣：“他这颈项生得这么长，若到天朝，要叫俺们家乡裁缝作领子，还没有三尺长的好领样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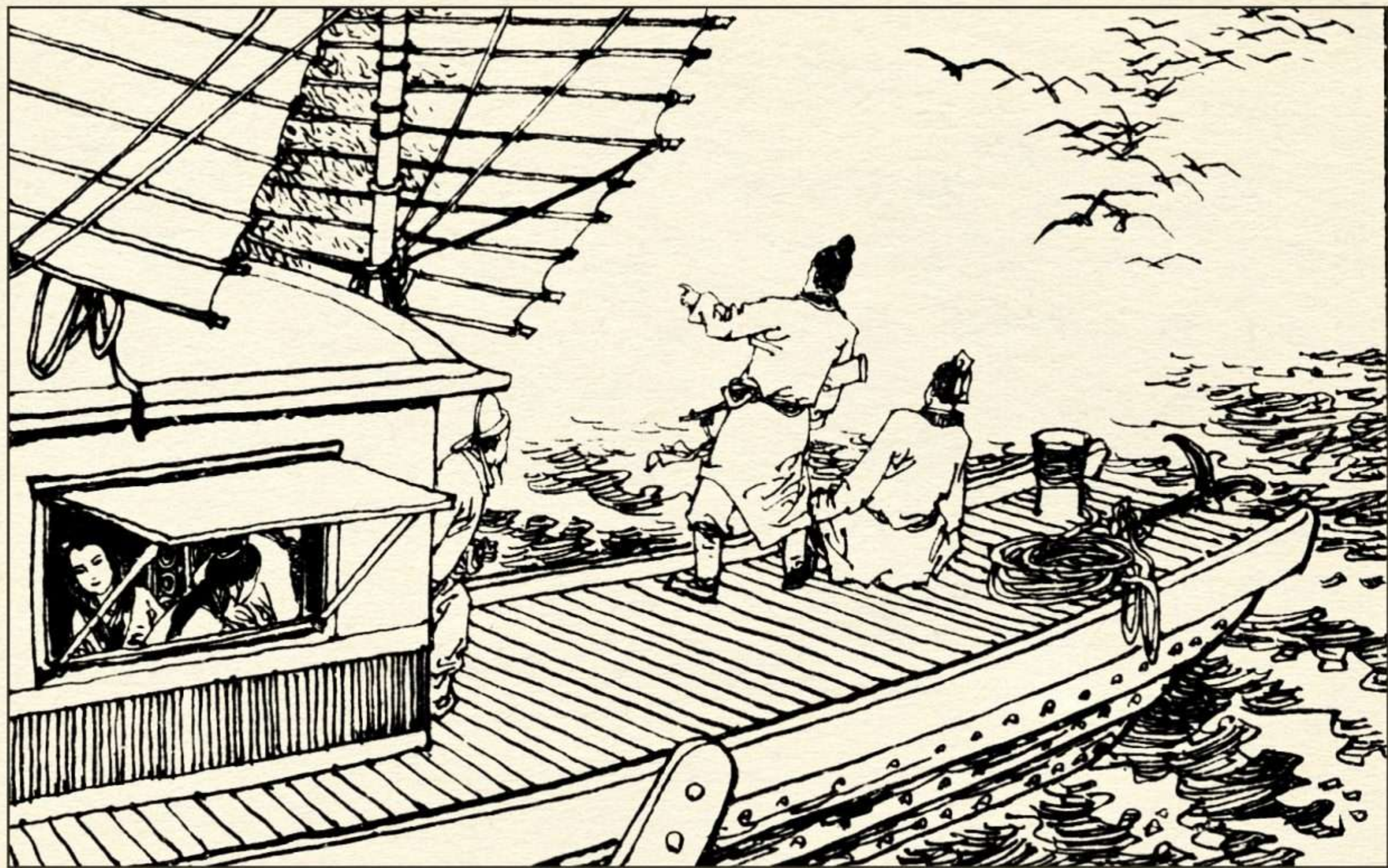
访到盘古存案处，见了掌管官吏，说明来意。那官吏见是天朝上邦来的，怎敢怠慢，当即请进献茶，取钥匙开了铁橱。



唐敖伸手取了一本，面上签子写着：“第一弓”。林之洋道：“原来盘古旧案都是论弓的。”那官吏听了不觉笑了起来。唐敖忙遮饰道：“舅兄今日未戴眼镜，未将此字看明，这是‘卷’字，并非‘弓’字。”



用手展开，只见上面圈圈点点，尽是古篆，并无一字可识。多九公也翻了几本，皆是如此，三人只好扫兴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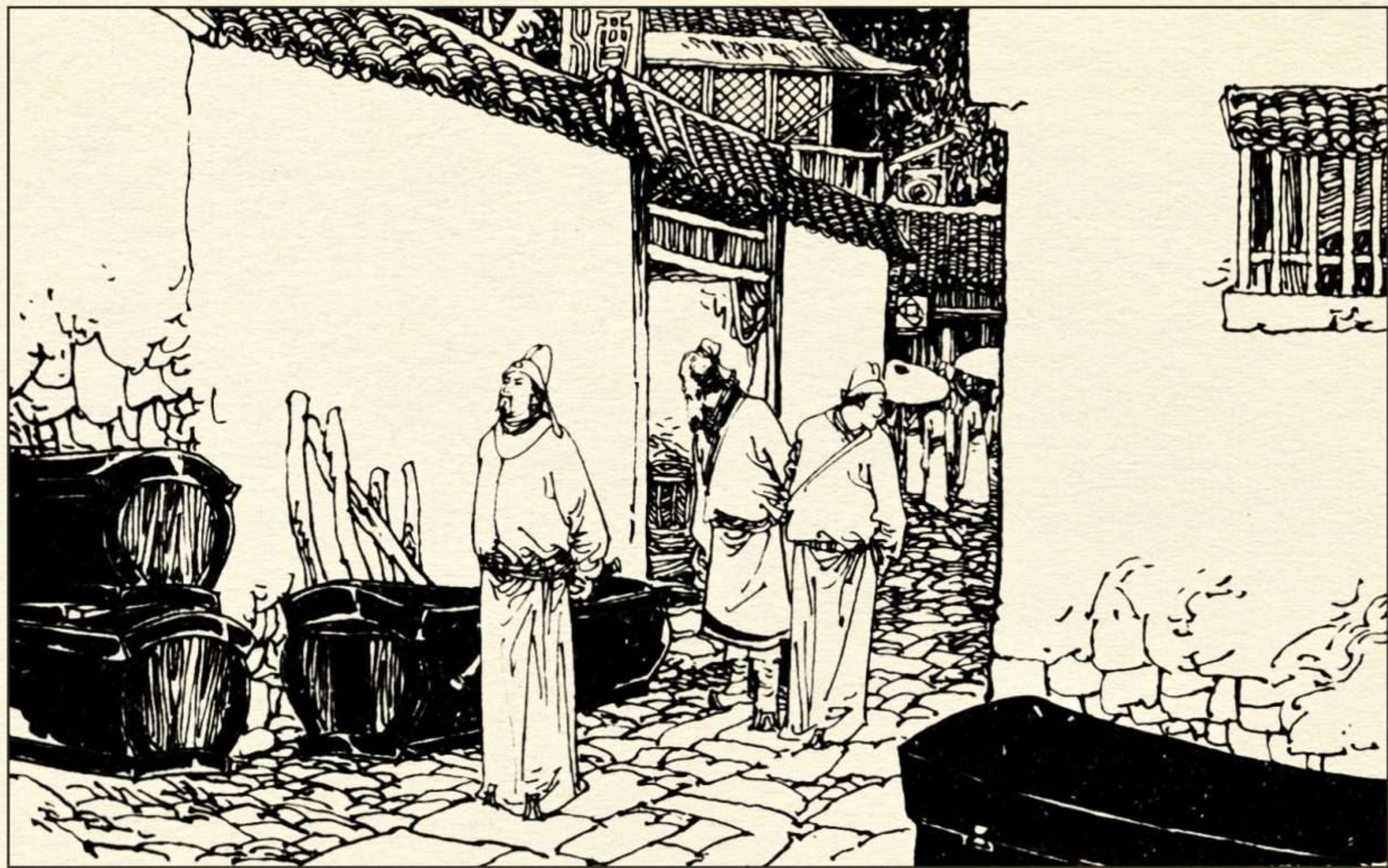
又走了两日。这天唐敖正同婉如谈论诗赋，忽听船头放了一枪，还以为遇见贼盗，吓得惊疑不止，连忙携了林之洋出舱。



原来是众水手开枪打伤了一只人鱼。唐敖道：“前日买了放生，或者此鱼稍通灵性，因念救命之恩，恋恋不舍。你们何苦伤它生命？”水手们听了唐敖之言，才住了手。



这日到了无臀国(又叫无继国)，街上行人来来往往，样子都差不多，分不出是男是女。



再看房后屋旁停放了许多棺槨。原来这些国人不能生育；但死后其尸不朽，过了一百二十年，仍旧活转。活了又死，死了又活，人口永不减少。所以国中把死叫做“睡觉”，活在世上就叫“做梦。”



国人的习俗也颇奇特。因该国不产五谷，虽有果木也都不食，惟喜以土代粮。



过了无臀国，就是深目国。其人面上无目，头顶长出一手，手上生出一只大眼：如朝上看，手掌朝天；如朝下看，手掌朝地，任凭前后左右，极其灵便。这大概是因人心不测，故把眼生于手上，四路八方都可察看，易于防范。



这日到了黑齿国。其人不但通身如墨，连牙齿也是黑的，再映着一点朱唇，两道红眉，一身红衣，更觉其黑无比。



多九公道：“此地水路离君子国虽远，旱路却是邻邦，这些国人虽然面目可憎，但因受君子国教化所感，民风世俗却是极好的。无论贫富，都才学为贵，以不读书为贱。”



多九公虽然屡过此地，因国人生得面貌可憎，因此从未上来，这次就伴着唐敖上去游逛。林之洋携了许多脂粉，先卖货去了。



来到城里，作买作卖倒也热闹。市中有条大街，行路时，男人都由右边行走，妇女都向左边行走，男女互不混杂，并不交言，都是目不斜视，俯首而行。



唐敖起初不知，誤向左边走去，只听右边有人招呼道：“二位贵客，请向这边来。”二人连忙走过，细一打听，才知那边是妇人行走之路。唐敖笑道：“看不出他们面目虽黑，于男女礼节方面倒分得明白。”



谈论间到了十字路口，旁边有一条小巷，二人信步进了小巷。走了几步，只见有一家门首贴着一张红纸，写着“女学塾”。二人站定，向屋里端详。



这时，由门内走出一个龙鍾老者，把唐、多二人看了一看，见衣冠面貌不同，知是异乡来的，连忙拱手请进。唐敖也忙拱手还礼，拉了多九公一同进去。



三人重又行礼。里面有两个女学生，都有十四、五岁，一个穿着红衫，一个穿着紫衫，都上来拜了一拜，唐、多二人也忙还礼。



老者客气让坐，两个女学生立即献上茶来。大家又彼此请问姓氏。谁知这个老者两耳很聋，大家费了许多气力，才把名姓来历略略说明。



老者姓卢，是本地有名的秀才。他闻唐、多是来自天朝的秀才，就躬身道：“小子素闻天朝为万国之首，圣人之邦，人品学问莫不出类超群。今以草舍冒昧屈尊，尚求海涵。”唐敖连道：岂敢。



唐敖又大声问道：“老丈想已高发多年，如今退归林下了？”老者道：“小子自幼失学，兼之质性鲁钝，至今年已八旬，仍是一领青衫。无以糊口，惟有课读几个女学生，以此为业。”



“本国虽无女科，但向有旧例，每过十余年，国母即有观风盛典：凡有能文处女，都准赴试，以文之优劣，定以等第，或赐才女匾额，或赐冠带荣身。因此女孩子到了四、五岁，都要送进女塾读书。”



鏡華緣

老者又指着紫衣女子道：“这是小女，那穿红衫的姓黎，是敝门生，前日赴学臣考试都取三等之末，明岁参加观风盛典，尚有几成希望，所以此时都在临时抱佛脚，这也是读书人的通病。”



又向两个女子道：“今日难得两位大贤到此，你们平日所读书内有什么不明之处，何不请教？广广见识，岂不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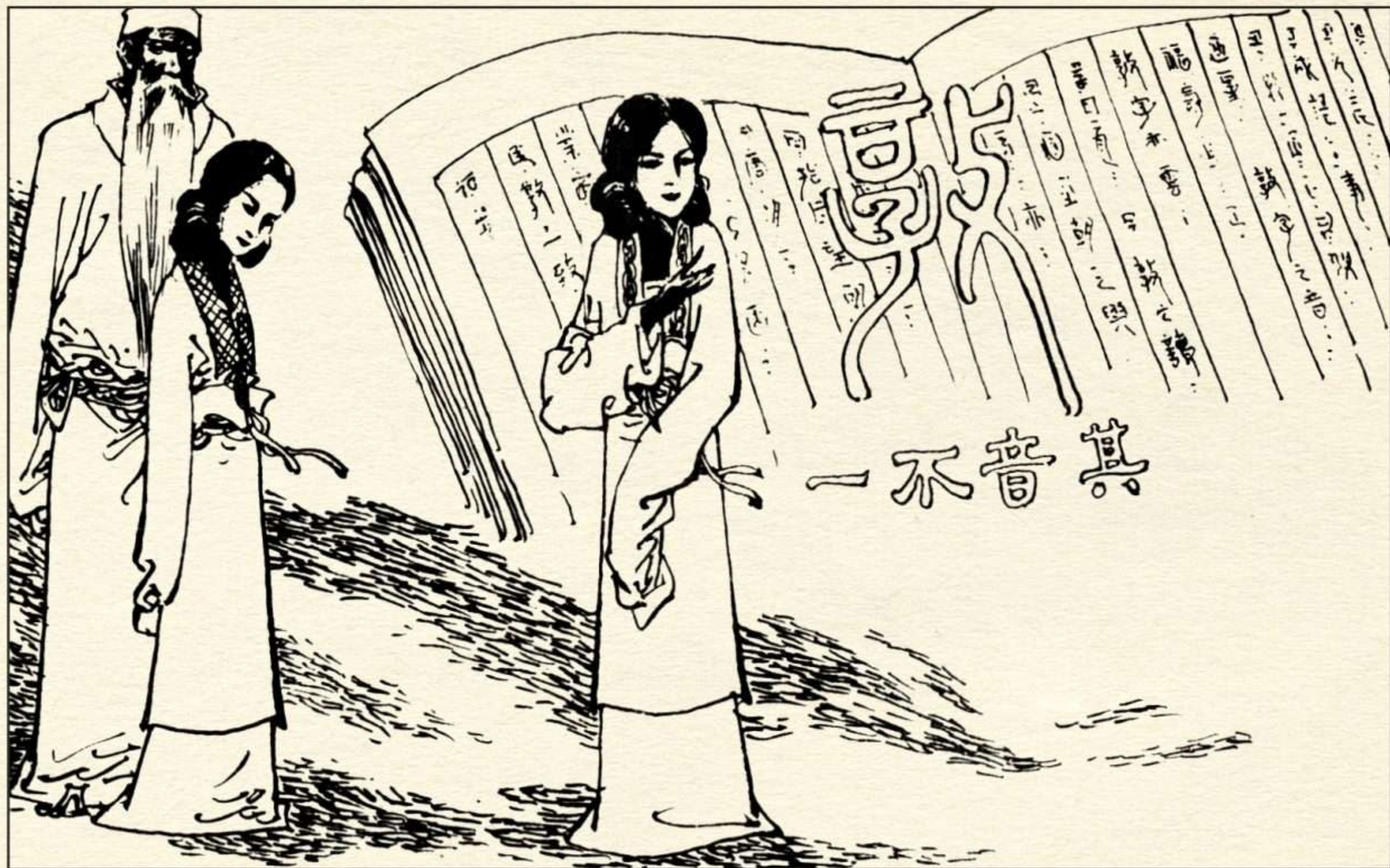
多九公自觉清高，显出瞧不起这两个黑女的神态道：“老夫于学问一道，虽不算十分精通，至于眼前文义，粗枝大叶，也还略知一二。才女有何下问，请道其详，倘有所知，无不尽言。”



紫衣女子听了，欠身道：“大贤世居大邦，自然才学过人。婢子僻处海角，赋性既钝，兼少见闻，今欲上质高贤，自觉唐突，怎敢冒昧请教。”



唐敖道：“我们都是抛了书本，荒疏多年，诚恐下问，见识不到，尚望指教。”多九公听见“指教”二字，鼻中不觉哼了一声，心中忖着：“他们不过海外幼女，唐兄未免把她们看得过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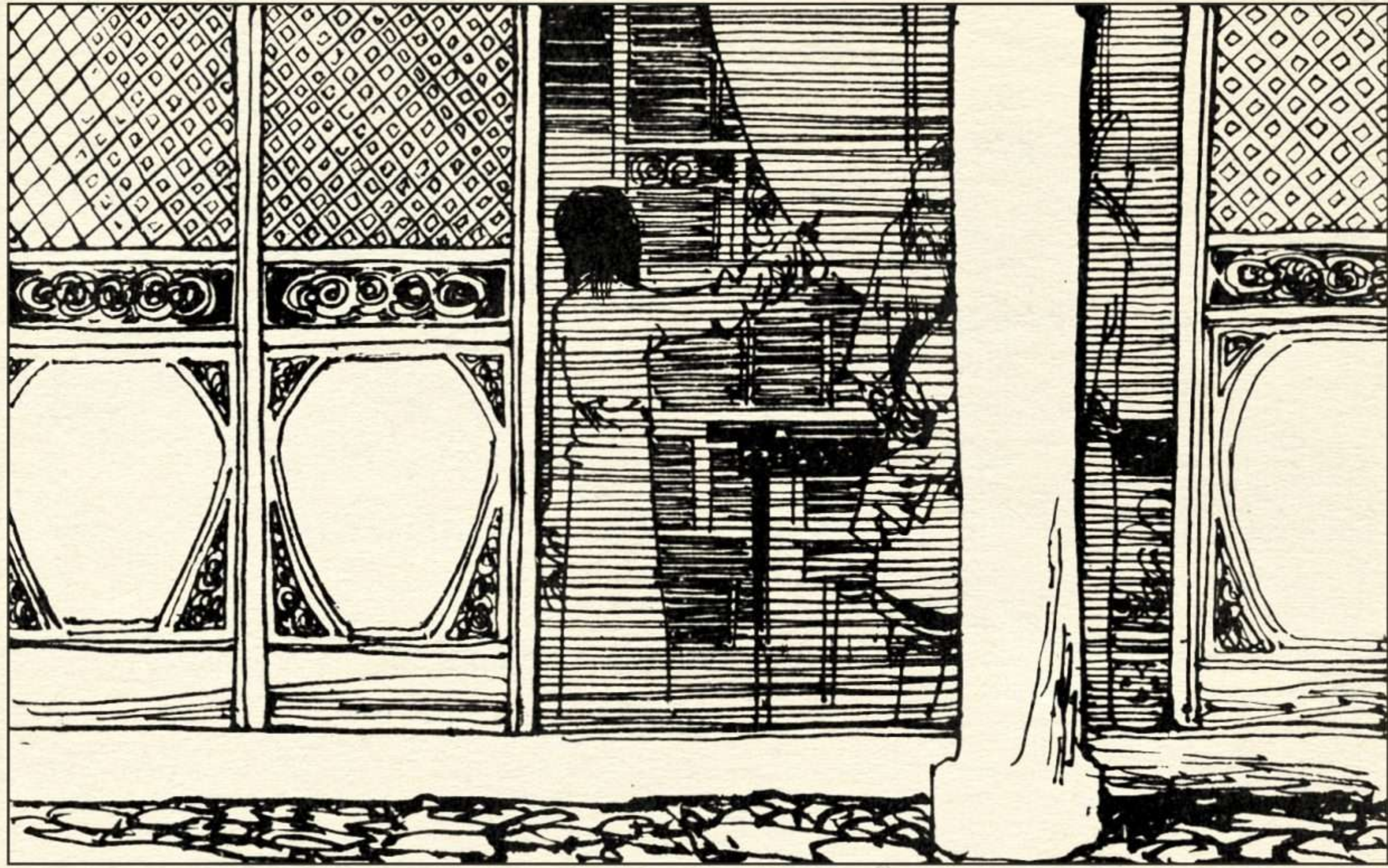
紫衣女子道：“婢子聞得讀書莫難于識字，識字莫難于辨音。若音不辨，則義不明。即如經書所載‘敦’字，其音不一。大賢旁搜博覽，自知其詳了。”



多九公道：“按这‘敦’字在灰韵应当读堆，元韵音惇，又元韵音豚，寒韵音团，萧韵音雕，轸韵音准，阮韵音邈，队韵音对，愿韵音顿，号韵音导。除此十音之外，未有他音。幸而才女请教老夫，若问别人，一半还记不得哩！”



紫衣女子道：“婢子向闻这个‘敦’字倒象还有吞音、俦音之类。大约各处方音不同，所以有多寡之异了。”多九公只好支支唔唔道：“这些文字小事，也不算什么学问，若过于讲究，未免把工夫错用了。”



那紫衣女子道：“大贤学问渊博，故视字音一道为无关紧要。婢子以此细事上渎高贤，真是貽笑大方。即以声音而论，要知音必先反切；要反切，必先辨字母。至于切音一道，应如何习学才可精通，尚求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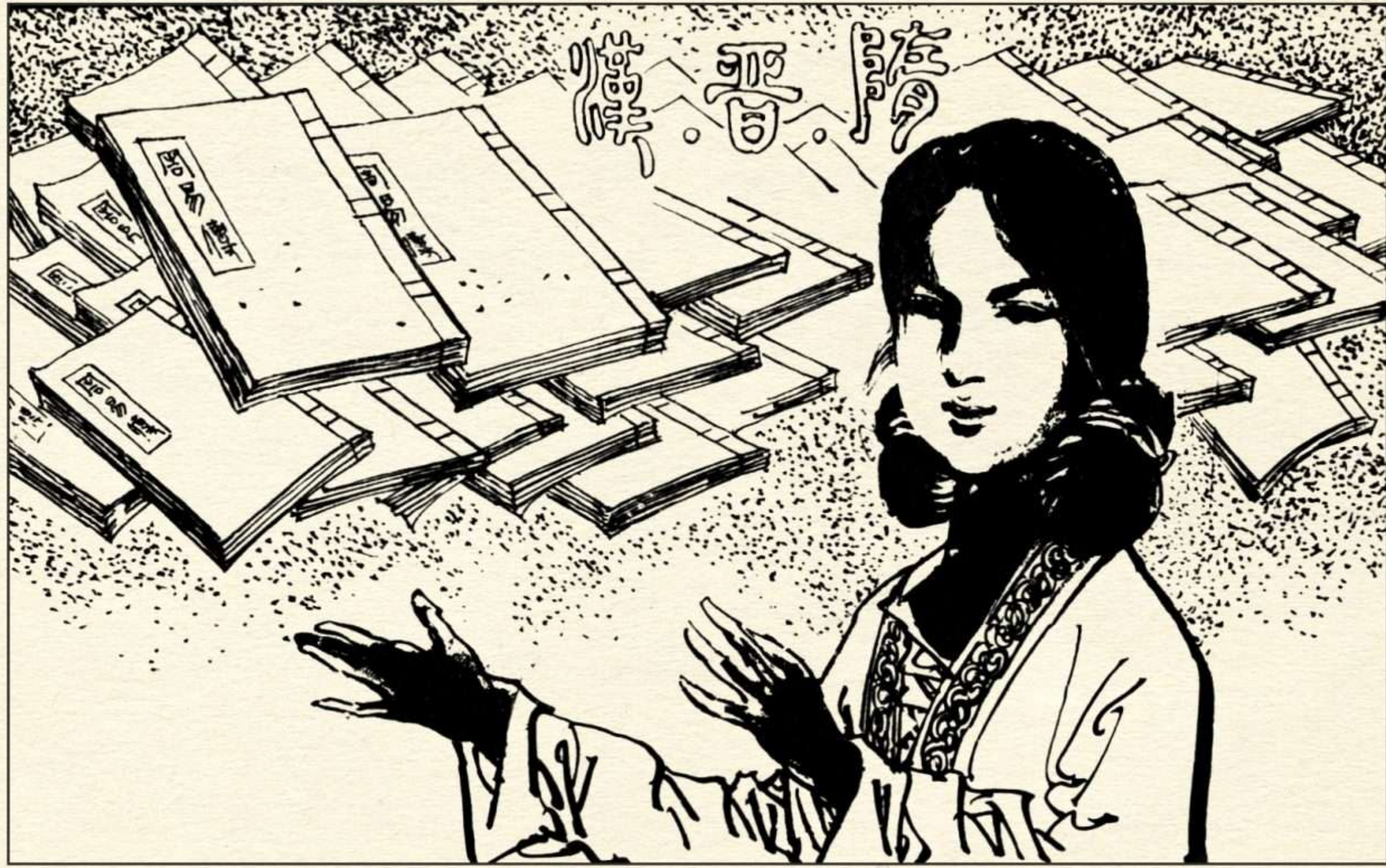
多九公沉思片刻，无言以对，只好说：“才女方才说学士大夫论及反切尚且瞪目无语，何况我们不过略知皮毛，岂敢乱谈，贻笑大方！”



紫衣女子听了，望着红衣女子轻轻笑道：“若以本题而论，岂非‘吴郡大老倚闾满盈’么？”
红衣女子点头笑了一下。唐、多听了，不解其意。



多九公落个没趣，因忖道：“我闻国外向无《易经》，何不以此难她一难？”就问道：“老夫闻得《周易》一书，自秦汉以来，注家众多，才女识见过人，此中善本，当以某家为最？”



紫衣女子道：“自漢、晉至于隋，讲《易》各家，除子夏《周易传》二卷，尚有九十三家。若论优劣，以上各家，莫非先儒注疏，婢子见闻既寡，何敢妄发议论，尚求指示。”



多九公忖道：“《周易》，至多不过五六十种，她却大言不惭，以此吓人。我且考她一考，叫她出丑。”就说：“解《易》各家，约有百余种，此地就有九十三种，也很难得。至于某人注疏若干卷，某人章句若干卷，才女也还记得么？”



紫衣女子笑道：“各家精微，虽不十分精熟，注家名姓、卷帙，还略略记得。”就把这九十三种，某人若干卷，说了一遍，又问道：“大贤所说百余种，不知就是才说这几种，还是另有百余种？请略述一二，以广闻见。”



多九公不过说说而已，那来得百余种，只得推辞说：“年迈善忘，一时记不清了。”那两个女子那肯罢休，或要他再说出七种，凑足一百；或要他说出一两种，甚而半种也可。直逼得多九公满面青红，汗如雨下，恨无地缝可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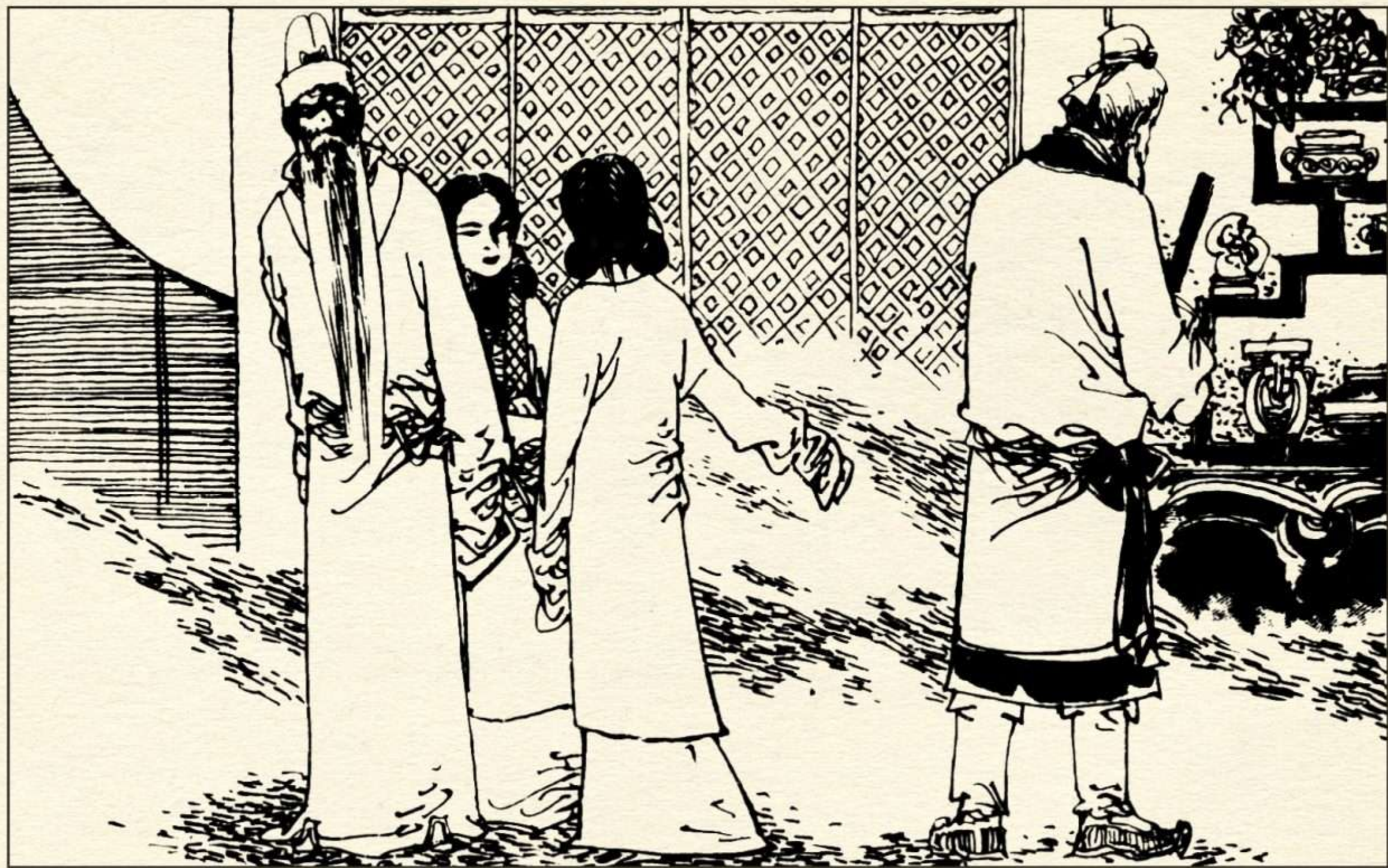
那个老者坐在下面看书，见多九公面上红一阵、白一阵，头上只管出汗，只当怕热，就取一把扇子递给他，说：“请大贤搨搨，略为凉爽，慢慢再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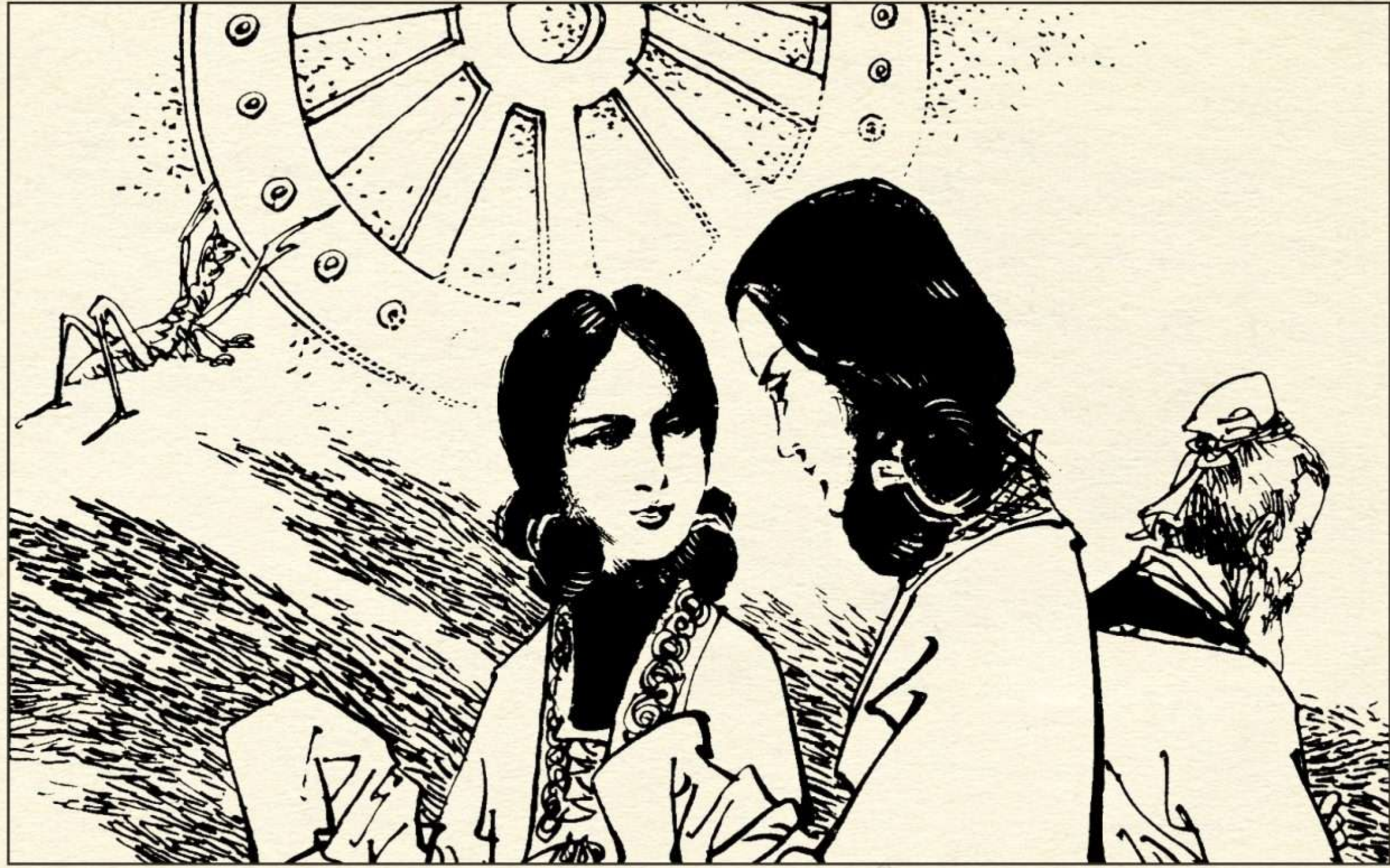
多九公接过扇子道：“此处天气果然比别处热得多。”老者又用汗巾替他揩着汗，说：“是呀，是呀，上了年纪的人，身体是虚的，那里受得惯热！唉！可怜，可怜！”



老者又献上两杯茶道：“这茶有灯心草在内，既能解热，又可清心。大贤吃了，就是受热，也无妨。今虽幸会，奈小子福薄重听，不能畅聆大教。遗憾得很！”



只見紫衣女子又说：“大贤既执意不肯赐教，我们也不必苦苦相求。况记几个书名，若不晓得其中旨趣，不过是个读书佣，何足为奇。”多九公听了，满脸是汗，走又走不得，坐又坐不得，只管发呆。



只听紫衣女子道：“刚才还以为遇见读书人，可以长长见识，谁知却是有名无实。”红衣女子道：“即使学问渊博，也应处处虚心；谁知离渊博尚远，那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光景，却处处摆在脸上，可谓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多九公被说得脸上青一阵，黄一阵，身如针刺，无计可施。唐敖在旁，也觉没趣。正在这时，林之洋卖脂粉闯了进来。多九公如逢救星，趁势道：“林兄为何此时才来，惟恐船上人候久了，我们回去罢。”



即同唐敖拜辞老者。老者仍要挽留献茶，林之洋走得口渴，正想歇息，无奈二人执意要走。



三人匆匆出了小巷。林之洋见他二人举止仓惶，面如土色，就盘问起来。二人略略喘息，把汗揩了，把前后各话，略略诉说了一遍。



说话间，又到了人烟稠集处，认真细看，只见人来人往，个个端方大雅，满脸书卷秀气。相形之下，反觉自己面目可憎，于是三人躲躲闪闪，快步而行。



好不容易走出城外，喜得人烟稀少，这才把腰伸了一伸，把颈项摇了两摇，嘘了一口气，略为松动松动。林之洋道：“此时走得热了，九公还带着扇子，借俺扇扇。”



多九公这才想起那把扇子还在手中，随即打开观看。两面都是蝇头小楷、绝精细字。两面都有落款，一是黎氏红薇，一是卢氏紫萱。又有西方图章，一是“红红”、一是“亭亭”。



多九公端详着手中扇子道：“两个黑女既如此善书又能善文，馆中自然是诗书满架，如何却寥寥无几？她们若诗书满架，我们见了自有准备，岂肯冒昧，自讨苦吃！”



林之洋接过扇子掬着说：“这样说，日后回家，还要多买几担书摆在桌上作陈设？”唐敖道：“舅兄断断不可竖这文人招牌！请看我们今日光景，就是榜样。将来所到各国，不知那处文风最盛？倒要请教，好作准备。”



林之洋说：“想来九公必定知道，妹夫可以问他。”两人回头一看，多九公却不知去向了。两人只好停住脚步闲谈，等候九公。



他们候了多时，才见九公从城内匆匆走来道：“唐兄，你道他们案上并无许多书籍，却是为何？其中有个缘故。”就把这半日走访的该国民风世俗说了一遍。



原来本地读书人虽多，书籍却很少，亲友家如有上好书籍，一定要借来抄写。并且无论男女，都是绝顶聪明，日读万言的人不计其数，因此那书更不够读了。



本地向无盗贼，就是遗金在地也无人拾取。但若见了书，不是借去不还，就是设法偷、骗。所以当地把窃物的叫“偷儿”，偷书的叫“窃儿”，借物不还的叫“拐儿”，借书不还的叫“骗儿”。



那些藏书人家见了这些“窃儿”、“骗儿”，莫不害怕，都将书籍深藏内室，非至亲好友，不能借观。因此不论是在民家，还是在书塾里，轻易是看不到书籍的。



说话间，不觉来到船上。林之洋便吩咐水手，起锚扬帆。



唐敖因那扇子写得非常好，来到后面向九公讨了。又问道：“小弟才想紫衣女子所说，‘吴郡大老倚闾满盈’那句话，再也不解。”九公也解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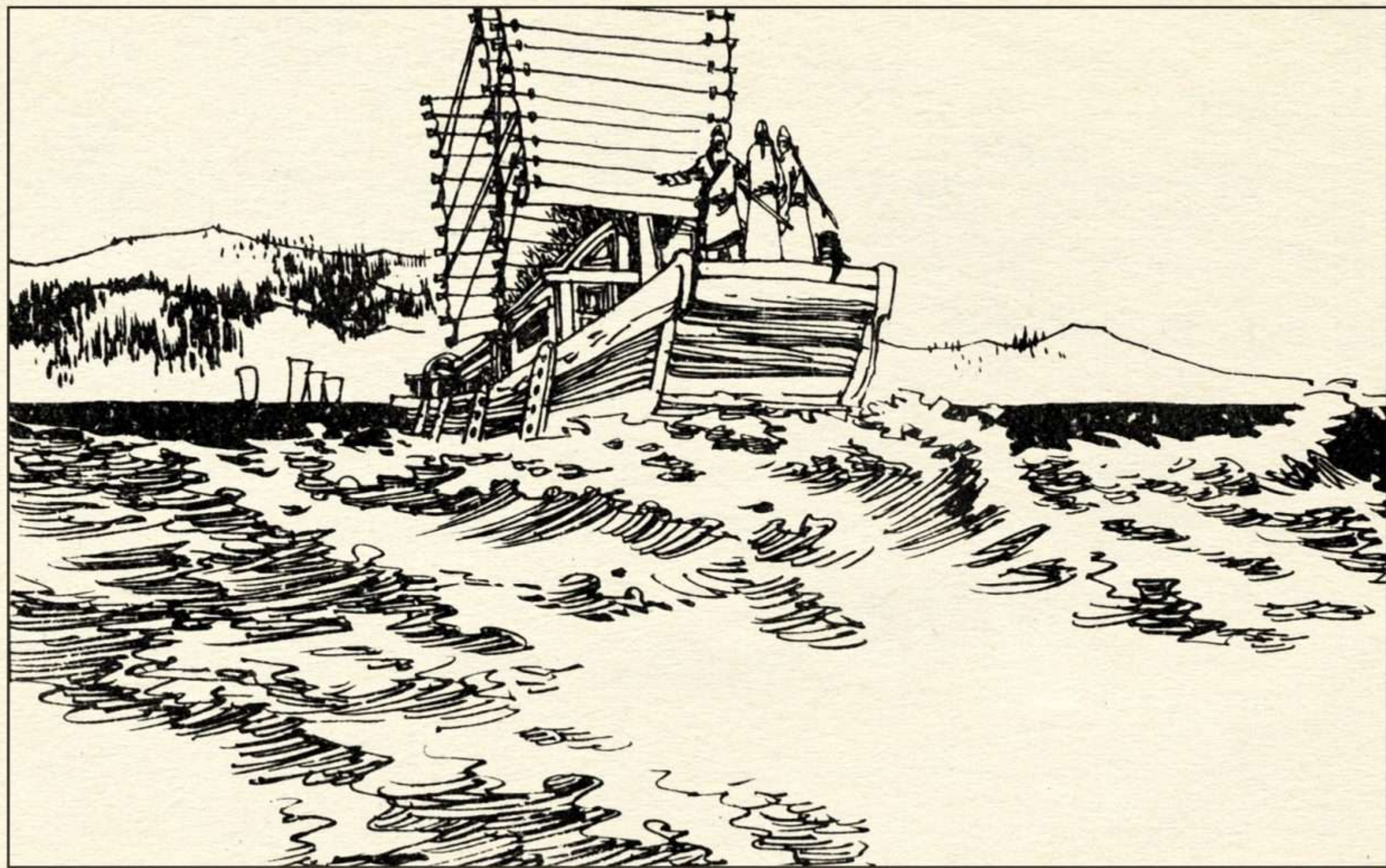


唐敖随即把林之洋找来。林之洋叫唐敖把这句话的来由讲了一遍，猜测道：“这话既然是谈论反切起的，据我看来，你们只管向反切书上找去，包你找得出其意。”

問郡道倚間滿



多九公猛然醒悟道：“唐兄，我们被骂了！据反切而论，‘吴郡’是‘问’字；‘大老’是‘道’字；‘倚间’是‘于’字；‘满盈’是‘盲’字。她因请教反切，我们都回不知，所以她说，岂非‘问道于盲’么！”



唐敖这才更觉脸上热辣辣的，说：“今日受此耻笑，将来务要学会韵学，才能放心。”多九公道：“老夫向闻歧舌国音韵最精，将来到彼，老夫陪你上去学习。”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镜花缘故事连环画书目

- | | |
|--------------|---------------|
| 1. 百 花 仙 子 | 7. 小 蓬 莱 仙 岛 |
| 2. 君子国与两面国 | 8. 仙 姑 献 谷 |
| 3. 黑才女三难秀才 | 9. 小 瀛 洲 聚 义 |
| 4. 碧梧岭麟豹相争 | 10. 红 文 宴 |
| 5. 歧舌国九公显神通 | 11. 大 破 迷 魂 阵 |
| 6. 女 儿 国 招 亲 | |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晴 川

篆 刻：林怀杭

黑才女巧难秀才

(镜花缘故事之三)

李 汝 珍 原 著

黄 群 雄 改 编

卢 汶 刘斌昆 绘 画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1 7/8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9,100

书号：8173.509 定价：0.18元